

前漢書一

本紀

臨何義門張皋文兩先生  
評點常熟鮑翁同龢讀本

南史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游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  
令之遴與張潛劉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為十事其  
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己酉即班固上而今本之上卷  
至月字又案古本叙傳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  
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  
合為次總成三十六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  
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考武王子宣元六王都在諸傳秩中古本秩三案次外戚下  
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任惟賊殺布實懸徒越心狗盜為尹  
江湖而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雅陰毅二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定惟  
蓋其任為侯王而越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語而今  
本去此卷也

班固前漢書凡百篇總一百二十卷

十二帝紀一十三卷

八表一十卷

十志一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國朝藏書

顏師古注

皇明崇禎十有五年歲在橫艾敦牂如月初吉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橫艾壬也爾雅作亥或今從史記歷書



前漢書目錄

帝紀一十二卷

年表八卷

本志一十卷

列傳七十卷

顏師古注

帝紀

第一卷

高祖上

高祖下

第二卷

惠帝

第三卷

高后

第四卷

文帝

第五卷

景帝

第六卷

武帝

第七卷

昭帝

第八卷

宣帝

第九卷

元帝

第十卷

成帝

第十一卷

哀帝

第十二卷

平帝

年表

第一卷

異姓諸侯王表

第二卷

諸侯王表

第三卷

王子侯表上

王子侯表下

第四卷

高惠高后李文功臣表

第五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第六卷

外戚恩澤侯表

第七卷

百官公卿表上

百官公卿表下

第八卷

古今人表

本志

第一卷

律曆志上

律曆志下

第二卷

禮樂志

第三卷

刑法志

第四卷

食貨志上

食貨志下

第五卷

郊祀志上

郊祀志下

第六卷

天文志

第七卷

五行志七

五行志七 上之上

五行志七 上之下

五行志七 下之上

五行志七 下之下

第八卷

地理志上

地理志下

第九卷

溝洫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

第一卷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儋

韓王信

第四卷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綰

吳芮

第五卷

荊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第六卷

楚元王 德向欲

第七卷

季布

樂布

田叔

第八卷

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第九卷

蕭何

曹參

第十卷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子亞夫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緜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王

衡山王

濟北王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第十六卷

萬石君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第十七卷

文三王

梁孝王武

梁懷王揖

代孝王參

第十八卷

賈誼

第十九卷

爰盎

鼂錯

第二十卷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第二十一卷

賈山

鄒陽

枚乘子臯

路溫舒

第二十二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第二十三卷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臨江閔王榮

魯恭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第二十四卷

李廣孫陵

蘇建子武

第二十五卷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其

郭昌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上下

司馬相如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第二十九卷

張湯 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第三十卷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緩 緩弟欽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三十三卷

武五子

戾太子

燕刺王旦

齊懷王閔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髡

第三十四卷上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第三十四卷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第三十五卷

東方朔

第三十六卷

公孫賀 子敬聲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子暉

蔡義

陳萬年

鄭弘

第三十七卷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金日磾子安上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辛慶忌

第四十卷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疏廣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第四十二卷

王吉

貢禹

龔勝

龔舍

鮑宣

第四十三卷

前漢目錄  
章賢 子玄成

第四十四卷

魏相

丙吉

第四十五卷

駐弘

夏侯始昌 族子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第四十六卷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第四十七卷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竝

第四十八卷

蕭望之

子育 咸 由

第四十九卷

馮奉世

子野王 遂 立 參

第五十卷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季王躡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翟方進子宣義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上下

楊雄

第五十八卷

儒林

楊何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第五十九卷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第六十卷

酷吏

鄧都

甯成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

白圭

烏氏羸

蜀卓氏

宛孔氏

刁閒

宣曲任氏

猗頓

巴寡婦清

程鄭

丙氏

師史

第六十二卷

游俠

朱家

楚田仲

郭解

樓護

劇孟

王孟

萬章

陳遵

第六十三卷

佞幸

鄧通

韓嫣

石顯

董賢

第六十四卷上下

匈奴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朝鮮

兩粵南閩

第六十六卷上下

西域

第六十七卷上下

外戚

第六十八卷

元后

第六十九卷上中下

王莽上

王莽中

王莽下

第七十卷上下

敘傳上

敘傳下

學

前漢書目錄

班固前漢書凡百篇總一百三卷

十二帝紀十二卷

八表十卷

十志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東洋標點評注  
遵何義明先生  
黃羊遵張皋文  
先生

高帝紀第一上師古曰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沛豐邑中陽

里人也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

姓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為劉因為姓母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在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嘗息大澤之陂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與神遇師古曰遇會也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父大公往視則

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

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類權準也顏類顏

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類權衡史記秦美須髯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鬚子寬仁愛人

類曰鬚音人占反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

應劭曰試用補吏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廷中吏無所不狎。

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

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負

武家之母也貫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及而今之讀者謂與尉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

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射陽音射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

蓮兮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

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喟然大息曰嗟

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

志山陽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音曹也主進。文穎曰主

賦敘禮進為之師也鄭氏曰主賦饋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費又作噓音皆同

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費又音才忍及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

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略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令

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夫客之貴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乃給為謁曰賀錢

者總稱耳萬。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園里若今參見尊實不持一錢謁入呂

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

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

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備酒闌。文穎曰闌言希

罷牛在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

謂之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

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呂公女即呂后也生

季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章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

何此婚云下卷禮書  
有三季氏爵公大夫  
以上令丞與元禮諸  
夫當循此也

此勝云服虔元為長  
車故以元為益師古謂

尊說夫之樓山京人謂  
無文長公王為元理况  
一代史無稱元者歸手  
已成子豈非謬耶幸  
說何妨勝服

李云高祖貴之尚先  
結對

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妻曰休謂之名古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食之舖屈原曰舖其精是

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

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或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

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

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

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及比首必寐友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

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

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積以為帳師古曰之竹也竹皮筴皮謂筴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筴皮中古之遺制也章以失之呂古以字籜音託

師古曰愛珍此冠之休息之假則冠之

冠劉氏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者即此冠

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及比首必寐友他皆類此

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

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

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

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

魏武亦起於果沛

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  
作等答聲也音丑之反  
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  
電反他皆類此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  
謂寢寐而

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馱當之師古曰馱  
也音一涉反高祖隱於芒

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處  
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

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  
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

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  
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秋七月陳涉起蕪蘇林曰蕪音機  
縣名屬沛國至陳

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沛  
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  
凡言畧

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  
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

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  
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得數

百人因呂劫眾師古曰劫  
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  
噲音快高祖

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  
也守音符他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  
就高祖以自安

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

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  
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

之呂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  
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

竝起師古曰  
擾亂也令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  
即當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鹿足似鹿為

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  
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  
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

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他皆類此

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

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

而豐鼓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豐而豐鼓呼為豐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

皆赤師古曰幟也音式志及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幟或作志音義皆同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

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詹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自

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

入關至戲應劭曰戲音字也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入渭孟蘇說見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酣之酣師古曰音丁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沛公攻胡陵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泗川監

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

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木字沛公左

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至方與趙王

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

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則如文氏之釋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

齒今下魏魏曰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今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

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音子偽反沛公攻豐不能取

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

趙王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文穎

郡川字乃傳寫之誤

此地地志作泗水

郡川字乃傳寫之誤

郡川字乃傳寫之誤



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鄴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

俱見景駒請兵巨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司馬巨將兵北定楚地如淳曰巨章邯司馬屠相師古曰至

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

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

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諡為號順民望也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

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章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

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帶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

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章昭曰有河洛仍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

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噤欲令敵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

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响怡師古曰响音許于友呂臣軍彭城東

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繮繫於項

繮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繮音獲繫音頤

此注自太初以前皆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

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律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懷王并呂臣

項羽軍自將之呂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

碭郡兵呂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

梁呂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係鉅鹿城

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呂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

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

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晉灼曰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

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類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嘗攻襄

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昨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

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

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

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

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

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攻秦

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

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木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

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栗沛郡

縣名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武侯遇剛武侯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

將也例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

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此勝云史記之沛公引兵  
西遇彭越昌邑因與  
俱攻秦軍戰不利還  
至栗云下乃云沛  
將三軍并攻昌邑沛  
公蓋占越再攻昌邑  
也

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

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

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

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臣贊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酈食其為里監門

服虔曰音歷異基蘇林曰監門門卒也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及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友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

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贊曰輕行無鐘鼓曰襲沛公曰為廣野君言其弟商

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

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曲大破之楊熊走之

滎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呂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徇示眾士以為戒四月南攻

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

馬印師古曰印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陰南魏文帝改曰河陰絕

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臣贊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至陽城收軍

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齧戰雙東師古曰雙縣名也齧音蟻雙音昌由反大破之略南陽郡

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

旗幟遲明圍宛城三日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

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文二反漢書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

以刀割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蘭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

頭為剄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官號恢音口回反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此據云云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居於此亦出武關之道則此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也襄侯則初起時所假封身功曰表之以自乘堂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非一人可知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共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今守其郡引其甲

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

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音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

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蘇林曰侯者晉說非也章氏改襄為穰者蓋亦穿鑿也

豫章番陽縣章昭曰吳芮初為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躡之躡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

番令故號曰番君銅音呼亥反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躡之躡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

酈即菊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南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秦民喜遣

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曰為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贊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八

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

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

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

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

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

呂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及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秦將果欲連和沛公

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

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鄭氏曰蕢音貴蘇林曰蕢音蒯師古曰蘇音是也丘怪反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

人以義取天下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巨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轂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

所以帶璽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也載音弗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

此即韓信所破齊

前漢一上

九

此據云云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居於此亦出武關之道則此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也襄侯則初起時所假封身功曰表之以自乘堂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非一人可知

此釋之此約法占上苛法  
對國紀未有初順民心  
作三章之約改約字為  
後始厚齊王氏並文  
紀中宗呂有約法今  
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  
章者非一當仍舊也  
又云觀注中服凌李  
奇解抵罪之義則  
盜亦當以減之多少  
科罪今惟竊盜計

據強盜則已行而但  
得財者不分首從皆  
斬恐或過也

此釋三按地理志宏農  
郡有宏農有宏安武  
帝元鼎三年徙函谷  
關於新安當為宏農  
三新安也河南郡有  
宏農師古曰即今宏  
然則非漢宏農之新  
安明矣潘岳西征賦注  
宏元康三年五月十  
八日乙未自洛陽之長  
安辛丑日壬寅次于新  
安之千秋亭教成去洛  
陽甚近疑非漢武徙  
函之西文類注及後漢  
書郡國志更當詳  
考以乘真是

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  
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聖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已能寬容且人已服  
降殺之不祥乃呂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

中休息也一日合謂屋舍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  
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存此則盜賊存多少罪各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久第

也堵音觀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安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久第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

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

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

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

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

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呂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日也是時羽兵四十萬  
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

劉欽曰管仲  
自字仲父  
言此之次  
是安說

尹項伯素善張良

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

俱死

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無所敢取

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

籍吏民封府庫待

將軍

師古曰籍謂為簿籍

所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

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且日不可不早

自來謝項伯還具曰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

能入乎

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得也

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

善之羽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

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友又力周友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

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

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

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

與臣有隙

師古曰隙謂開隙言乖離不合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

曰生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師古曰動目以諭之

羽不應范增

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

師古曰莊項羽從弟

汝入曰劍舞因擊沛公殺

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

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壽畢曰軍中

無曰為樂請曰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曰身翼蔽沛公樊

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曰酒噲因譙讓羽

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

有

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

師古曰置留也不以自隨

獨騎與樊噲斬彊滕

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

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秦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趣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

師古曰安在何在也他皆類此

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督謂視責也

脫身去間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故使臣獻璧羽

師古曰璧音大

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師古曰

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

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

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巨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

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

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越以東城故自稱西楚王曰舊名江陵為南楚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吳為東楚彭越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三分關中立

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邯曰即周時犬丘縣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

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及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業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

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

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皐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

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

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

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荼如淳曰音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即今青州

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

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

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

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見寶田灌韓傳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

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因說漢王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隨室諱忠改為褒內

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呂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

日詭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詭音一侯反

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

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曰計策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千放反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

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用之可自有

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

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王大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縣名屬武都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

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

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曰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

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眾

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

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

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

王張良為韓司徒羽呂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

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呂故吳

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今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越

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音辭峻反遣羽書曰漢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曰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

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翕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

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師古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

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類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

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琳二字並音丑林友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

借也呂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呂為成信侯漢王如

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無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

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呂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

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

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

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及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呂

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呂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呂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呂十月賜酒肉三

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

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

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眾兵征之乃可服也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師古曰為音人相為之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天下之賊也

此據云拔隴錫塞  
國中安固而後東  
兵  
又云既反暴以且益  
之國中食

此據云稍休息其民  
使有樂生之心又略  
和禮教而後用之此  
謂蕭何治漢中  
規模也

此據云天下苦秦并起  
亡之秦正而復搆兵以  
爭中原劉項曲直未  
有分也明其為賊而後  
民望在劉不在項天  
下均皆知非知自利  
動非無名之師比矣

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三軍之眾為之素服呂告之諸侯為

漢王獨呼董公為  
夫子蓋服之者深也

前此天下皆以項羽為  
霸王其手聽其主約若  
有上下之分者今正  
名為弑逆之賊則  
人豈不離其矣

此楚之越已有眾三  
萬故得獨當一面

此楚之越已有眾三  
萬故得獨當一面

此東伐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

天下則可此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

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哀臨三日師古曰眾哭曰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

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南淨江

漢曰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擊楚之

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

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曰故得劫五諸侯兵應

曰雍翟寒殷也如淳曰寒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寒翟韓殷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

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

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

昌降二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

表云張耳素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東伐

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

楚到外黃彭越將二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

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

而自呂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

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

多填於睢水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晝晦楚

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

不相得漢王道逢季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

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反

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

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羽常置軍中呂為質諸侯見漢敗皆

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

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縣名也漢王往從之稍

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

此據云史記書此戰在六月太子下此為得之

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

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者悉詣軍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嚙官各從其父嚙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痿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末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各籍給公家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索開破之應劭曰京縣各今有大索小索亭築甬道屬河

音踊師古曰屬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

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巨時祠之

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關中大飢米斛萬錢師古曰一斛直

萬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

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巨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

往豹不聽漢王巨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

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

少其幼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

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何友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

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

萬人願巨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斬陳餘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開反布戰

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

因定魏之眾又蓋以

此據云兩月再食與魯食  
二十一年同歷家云或此月  
食在交前而次月度食  
在交後亦時有之後考  
之四年同按史記孝文帝  
紀但書十月丁酉再食

此時則中六錢  
僅仰教倉粟既為羽  
使奪角遂焚陽即  
之絕不守其後劉蒙  
入楚地越越燒楚  
積聚而官營等字  
舉亦為漢所破矣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教而其食其欲立六國後曰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曰問

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舍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

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曰問疏楚君臣師古曰問音居寬反次下反問其音亦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曰西者為漢亞父勸

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曰問出師古曰問出投

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許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左驂當纛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及應說非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曰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縱亦之縱師古曰音于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

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

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也音秦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

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

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及宛縣葉縣之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

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

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今遁走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

此語云項王既引而南  
不能驅為河北聲援  
東趙亦可以善全矣  
棘生之計即伍子  
胥之計以度楚也

此勝云已舉並趙別  
前所請蓋三萬人可  
收之以自將若其年  
其軍則張耳所收  
趙地之兵宜之也東  
擊齊武  
又云既奪信軍乃  
百分二萬人占劉宗  
壯越絕能越之糧  
送矣

羽謂苛為我將巨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

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并殺

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音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影反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音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

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曰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

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鄆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

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師古曰所畜軍糧

曰綰音曰繩結物之縮師古曰音鳥反渡白馬津入楚地師古曰燕縣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

丁賜反聚音才喻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

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贊曰挑戰適姚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贊說是適音他歷反姚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

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郟在鄭地汜臣贊曰高祖攻曹

各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贊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郟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劉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各為廣武城在教倉西三室山

上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

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

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漢王羽

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

此勝云已舉並趙別  
前所請蓋三萬人可  
收之以自將若其年  
其軍則張耳所收  
趙地之兵宜之也東  
擊齊武  
又云既奪信軍乃  
百分二萬人占劉宗  
壯越絕能越之糧  
送矣

罪也音 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

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

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巨救趙還報李奇曰前受命於懷

王往救趙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常還反報

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又彊殺

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為王

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

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

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

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曰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

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

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漢王病創臥張

良彊請漢主起行勞軍曰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毋令楚乘勝漢王出

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

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

為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臬故塞

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櫟縣首於木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

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

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曰

曰操持也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

音千高反北貉燕人來致臬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臬健也張晏曰臬勇

錢人百二十為一漢王下令師古曰令致命也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

類也音莫客反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項

此謗云章邯罪過於欣獨臬欣頭者以其既降而復叛去故也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曰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潁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曰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將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帝紀第一上終

再川卷四

漢書一上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

破之漢王復入壁深澗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不至固宜師古曰哩宜然也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為

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曰北至穀城

皆曰王彭越師古曰睢音雖從陳曰東傅游與齊王信師古曰傅讀曰附信家在楚其

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曰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乞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

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已舒屠六如淳曰

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

父縣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一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涿縣羽夜聞

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

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呂兵大敗

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

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呂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即濟北穀城漢王

為發葬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

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

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射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

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謚之下令曰楚地

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眾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

楚王師古曰更改也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

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呂少擊眾數破楚軍其呂魏故地王之號曰

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今

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呂下如淳曰死罪之刑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

離絕而與處也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

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

呼在陛下者不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

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呂安萬民功盛

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擬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

此楚之非死所畏也者信故乘其不意而奪之軍心所以息天下兵固不容髮者也陳師之獄信被參夷之禍則於報切之義檢耳

又三仍以義帝為言楚事楚之殺義帝者之事亦佳信不以徒對驚疑其家在楚又卒再欲得也



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

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

皆推高寡人將何呂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呂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

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

足呂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呂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爲能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

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爲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呂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

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與博士稷嗣

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

泗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爲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尊王后曰皇后

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粵也呂佐諸侯

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呂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呂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

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

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

中兵呂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緝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項羽廢

而弗立今呂爲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

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

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

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呂文法教

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呂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

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亡爵者皆賜爵爲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故大夫呂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此賸云以銀錢自賣  
爲人奴婢則不稱以罪  
沒身姓爲官奴婢矣  
今賣身券契必云口  
食不周其未遠矣

其七大夫曰上皆令食邑

臣贊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曰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復音方又曰七大夫公乘曰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

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曰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師古曰

日有辨說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

甚亡謂也

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

異日秦民爵公大夫曰上令丞

與亢禮

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與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

今吾於爵

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

且法曰有勞行田宅

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

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如淳曰多自滿足也

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

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

高爵稱吾意

師古曰稱謂也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曰重論之

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覘其音同耳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

如淳曰蔡邕云七者尊位所任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

通侯諸將

應劭曰舊口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

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者見序列也

毋敢隱朕

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朕絲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

以為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皆言其情吾所曰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曰失天下者

何高起王陵對曰

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贊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

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

陛下媢而侮人

師古曰媢易也讀與媢同

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曰與之與天下

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

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曰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

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

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師古曰傑言桀然獨出也

此吾所曰取天

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以此所曰為我禽也羣臣說服

師古曰說讀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

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不來

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

卒二千人呂王禮葬焉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呂問張良良因勸上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

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呂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

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與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

利幾恐反師古曰昔召通侯而利幾自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人告楚王

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

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身居

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呂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

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

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

便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

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

其呂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

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

下

下

下

此瞻之臧荼項氏  
所置又負殺故主之  
罪故懼誅景先反

此燒云孟津不在齊郡界者灼注字或有誤或是禹津地理志平原郡有禹津縣平當以為禹津

下之勢易也建音寒蘇林曰鈺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

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

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十二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言灼曰按文攷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

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

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曰為諸侯師古曰為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絮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曰故

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楊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從丹楊轉以鄆郡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曰碭郡薛郡邳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為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邳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邳音談壬子曰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

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曰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

三縣立子肥為齊王曰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徒韓王信都晉陽上巳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道上如淳曰復音複上見諸將往往耦語曰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曰天下為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曰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曰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讀曰促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此燒云孟津不在齊郡界者灼注字或有誤或是禹津地理志平原郡有禹津縣平當以為禹津

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

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曰我亂天下法

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賜黃金五百斤夏

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

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

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帝也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

奴師古曰匈奴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毋曼音萬共立故趙後趙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毋曼音萬共立故趙後趙

利為王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

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山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相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實然耳非記傳所說也使

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

喜奔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

有罪耐呂上請之應劭曰耐罪不至于死其耐者故口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

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侯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類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而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

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

關至於西南兩闕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直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

此瞻云大亂之後戶口減半優之使生聚日滋也

此瞻云秦始皇帝延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仍其舊師古說非也皇帝本尊稱三皇五帝之尊也天子也故說出蔡伯喈蓋據定陶共皇孝德自諸考以後事此斷

故可因呂就宮室師古曰就成也且夫天子呂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呂重

威且亡令後世有呂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

官呂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直定也師古曰垣音轄還過趙趙相貫高等

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

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櫬服虔曰櫬音衛應劭曰小

棺也今謂之櫬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櫬斂其

死所為櫬傳歸所居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櫬櫬至縣更給衣及謂之櫬祠呂少牢長吏視

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

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爵非公乘呂

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劉操兵乘

騎馬師古曰賈八坐販賣者也綺文縠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劉織毛若今髦及氈氍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

紵音竹劉音居列反操音千高反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

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

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觥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已解於上曰

始大人常呂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猶音工外反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

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十二月行如雒陽

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并捕趙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郎中田叔

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

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

此禮志按刑法志考之  
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  
產為三族則注中張晏  
說為是如馮說不惟禍  
及舉宗復妄增母妻  
之異姓一言之誤其為

不仁甚矣以今法洋之  
亦如張說

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  
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  
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

類上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

月太上皇后崩

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也  
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

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

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月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秋七月

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葬櫟陽故太上皇因在  
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

赦櫟

陽囚死罪已下

臣贊曰萬年陵在櫟  
陽縣界故特赦之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

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

鄧展曰東海人名緒曰  
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

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

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  
離之而來也上

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

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  
守尉者郡尉也上

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

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  
子而召見也上媢罵曰師古曰媢  
者濞汗也豎子能為將乎四

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已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

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已羽

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微石也其有急事則加  
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

音胡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已慰趙子弟皆曰善

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  
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

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  
言能如之何也乃多已金購豨將師古曰  
購設賞

也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

此豨云之太上皇廟  
失禮之也至孝元成  
貢禹始賞其非

此豨云用  
則國家收  
致被亦與  
安觀矣

曲逆文類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

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人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至馬邑

馬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

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

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

日代之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

之遠數有胡寇難呂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

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

于恒賢知溫良請立呂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以遷都於中都也

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其欲省賦也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

多賦呂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

王通侯常呂十月朝獻及郡各呂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人歲六十三錢

呂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

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呂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

呂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

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相國

鄼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

又南陽鄼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有鄼城城西見有蕭

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

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

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鄼曰贊治然則沛鄼亦有贊音鄼鄼相亂無所取信也論者又引江統祖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

此瓚云當時周昌疑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趙先持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語書仍言昌



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類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遣詔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瘝病勿遣師古曰瘝病也音隆三月梁王彭越謀

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已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

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今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

思上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粵人之俗

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地以為桂林象郡南海

郡故曰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款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

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作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徙何反它者南海尉之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治而治理之也甚有文理中

縣人呂故不耗減師古曰耗拍也音大刊反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

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立之它稽首稱臣六月令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

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薛公言布形執上

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

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章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為皇太子

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

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呂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呂

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曰音倫保邑名屬沛國新縣蘇林曰缶音番晉灼曰斬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

音文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番而轉寫者誤為缶字耳音保非也縣布傳則正作番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

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上擊筑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布反四月而破之

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臥反上乃起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泣數

行下師古曰泣音中淚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

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呂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目反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樂飲也樂音來各反

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畱止張飲三日

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至人心之不忘也吾特呂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蘇

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郡縣

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筮守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

沛侯濞重厚服虔曰濞音涉濞師古曰音普懿反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

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呂大牢

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漢書

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

信陵君也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反與讀曰豫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之往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

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呂為亡有故使人

基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呂為亡有故使人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呂為亡有故使人

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呂

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呂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玉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遂虛奪以封芮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三月詔曰吾

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

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

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

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楊雄方言云周晉秦羅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子康曰有甲乙女第故曰第也吏二千

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

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首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

共伐誅之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音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

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呂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桓侯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

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曰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盧綰與數千人居

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

長樂宮臣贊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

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呂故不

發喪人或聞呂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曰攻關中師古曰鄉言反嚮內嚮也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文類曰躡猶進也如淳曰

也音矯師古曰晉說是也

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蘇林口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謚也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

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屬國乃滅絕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滕也師

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草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

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其

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范氏其後也

師古曰晉司空士為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已上為陶唐氏

師古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句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御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

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

也杜縣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魯文公世

奔秦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上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後歸于

後世人主生身其號不祥莫大焉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上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上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上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上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上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晉其處者為劉氏

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詐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劉向

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疆盛交相攻伐

故總謂之戰國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

都于豐故周市說

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呂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

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晉灼曰涉猶入也

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

日淺墳墓在豐鮮焉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

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

應劭曰先人所居之國惡致神祠祀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位於晉故祠祀有晉也范滂會也庶謂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梁王後徙魏豐公

荆故有荆巫也

世祠天地綴之曰祀豈不信哉

師古曰綴言不絕也

由是推之漢

承堯運德神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

統矣

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火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

師古曰瓚說得之

###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漢書一

### 惠帝紀第二

漢書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

考悅曰諱盈之字日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曰下皆稱孝也臣下曰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

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

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帝初即位為恩惠也

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

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曰外郎散郎也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

二歲賜錢萬

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

宦官

尚食比郎中

應劭曰宦官關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

有諸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

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

騶本殿之馭者後又今為騎因謂騶騎耳

太子御駿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師古曰武士騶以上

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

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一萬六百石曰上萬五百

此曆云順民心得天統此高紀眼目也

此曆云外郎宜對在  
中者而言非負外之  
郎也後世散郎林外  
郎者乃借用舊名

石二百石。呂下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呂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

者審備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斤上壙上也如淳曰斤開也開土地為家壙故呂開斤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

其等也。灼曰近上一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二千石

二十金六百石。呂上六金五百石。呂下至佐史一金減田租復十

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爵

五大夫吏六百石。呂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

繫。文穎曰言皇帝者呂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

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宥但處督吏舍不入檻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

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皇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呂云及耳非謂

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宦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

事師謂凡宦非謂學也盜械者凡呂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

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上造呂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

為城旦春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

耳聞之也今呂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媿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

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

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

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

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首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鞬單于云烏

維單于耳孫呂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

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

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媿音連民

年七十呂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

呂上及不滿十歲呂下皆完之也師古曰計反又曰吏所呂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呂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呂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

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

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令郡諸侯王立高

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呂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人三十足級矣師古曰今出買爵之錢曰贖罪

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呂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

此略云之漸城之則  
使不勞費可給檢  
察可精漢初休息  
天下事必有次第  
若此即開國悠久  
之氣象也  
又云諸侯王遠近  
地異故豫以六月  
崇之使各及期而  
至其築城仍在春  
正月也

此略云產子復二歲不  
婦識五等與武帝之口  
賦重因氏產子輒殺  
者可以觀世運矣  
又云五年九月城成明  
年六月乃水起市其  
備教倉是當時亦有  
兩郡並建之意

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后呂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手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呂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春

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無人之家 乙亥夕而不見隴西

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弟吳王濞文也 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 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鄭氏曰城一曰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

海王 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師古曰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廩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師古曰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

二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

書律 應劭曰挾獄也張晏曰秦律故有挾書者 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

宮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 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

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爵人與奴婢倍算令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噲噲也 起長安西市修教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成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

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贊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月辛丑葬安陵 臣贊曰自崩到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 師古曰聞篤厚也

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納曹相國之對而心

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戮

戚夫人因呂憂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惠帝紀第一

漢書三

高后紀第三

漢書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生惠帝佐高

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城侯釋之惠帝即位

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

人子名之呂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高機故稱制詔大赦天下廼立兄子

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音胞胎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

臧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臯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

及三族過誤之語旨為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

弟加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

此瞻云名之名為皇后而生子也是少帝非劉氏子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為之辭身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後世不之忘備

漢書三



宮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

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呂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今陳留郡

不疑為恒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弘為襄城

侯朝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

地為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料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

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君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君定

朝位

師古曰君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

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

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曰陳平

謹與絳侯臣勃

師古曰周勃

曲周侯臣商

師古曰酈商

穎陰侯臣嬰

師古曰灌嬰

安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王陵

列侯幸得賜餐錢

奉邑

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奉錢如今長史食奉自復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與食同字耳首于安反食所謂不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首扶用反

陛下加惠君功次定朝

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度

武都道山崩

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

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

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削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呂其大重更鑄英錢今民間名偷英錢

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師古曰水所漂沒也

秋星書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晚簪

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空之如

地上有驩心君使百姓欣然君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

天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宜安宗廟

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帝

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莖即不疑也呂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之書以呂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曰生呂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稽

是日何謂其  
不稽古乎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麗陵尊之故增其秩也

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里匈奴

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行五分錢應劭曰所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

死于邸巳丑晦日有蝕之既呂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

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

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高皇帝兒姊也如淳曰皆追諡號諡不稱其議

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

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

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官名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實贊受車權嬰為中謁者後常曰闈人為之諸官加中

李昭哀后之謚  
甚謬

者多闕  
人也 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惠者與之關內

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闈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

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

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巨祿女為婦知其謀迺使人告

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呂誅諸呂齊王

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呂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

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給說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

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呂為宜今太

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師古曰屬呂兵屬太尉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

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呂為不便計

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

隴西俗謂天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

呂頹張晏曰頹音須頹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

陽侯甯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甯音參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呂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平陽

侯甯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迺令持

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許也許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

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軍皆左

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

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徨平陽侯馳語太

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師古曰誦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

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見產廷中

日舖特遂擊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遂產殺之郎中府

吏舍廊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

李云所立得人故周勃霍光皆為社稷

師古曰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

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管殺呂頹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呂為少帝

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

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

拱已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制宮中小門音他易反而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二終

西川忠國朝氏書

漢書三

文帝紀第四

漢書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

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妃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

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張敖之十七年也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

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

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

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履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類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

耳涉之呂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呂觀其變中尉宋昌

耳涉之呂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呂觀其變中尉宋昌

李三汗事如此可謂  
忠而智矣

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竝起人人自為得之者  
呂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  
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彊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呂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呂一節入北軍  
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呂滅之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  
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呂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絲文也古謂其絲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名則姬賢至夏故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故也師古曰絲音支救反不作備備書也謂讀

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  
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呂迎立王  
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右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車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總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  
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丞相呂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  
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詰容服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  
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  
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武張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宗正臣郢文穎曰劉朱虛侯臣  
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

此據云陰安侯頃王  
后皆係婦人琅邪疏  
屬帝言清楚王儀  
斯議政體矣

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

伯妻董頤侯母丘嫂也晉灼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郿陽侯子

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也漢書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郿陽侯子

以子濞為王追諡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為林光蘇林曰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侯表

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索漢制今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諡為頃者漢書例作頃

字讀皆琅邪王文類曰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

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足

呂稱師古曰稱副也音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寡人弗敢當羣臣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實王位東

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曰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

忽師古曰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

室將相王列侯呂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曰

大侍師古曰各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

虞非奉天子法駕迎代耶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

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

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師古曰酺之為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

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呂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

此據云後書注之姚察云  
手謂賜爵者之妻也此則  
詳者百戶牛一頭酒十石  
願此女子百戶牛一頭  
一妻不立其為戶此謂也  
戶亦酒而別無女子之文  
章帝元和二年五月四月  
書為繫之經曰之傳錄  
宜處此禁獨一加賜河

南女子百戶半酒或當  
如年懷之說也書曰河  
南則止于河南尹所屬  
縣不著洽天下与前也  
中事不同

此禮之當為父後也  
謂嫡長身類注非其  
日非已生尤非於理  
大曰先建太子後立皇  
后者時代王后先立  
實姬乃以子貴也三  
皇后稱皇太后命

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斤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  
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  
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  
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  
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  
為早晚字也所曰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  
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愿音隱愿滿  
也師古曰愿快也今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管灼曰嬪  
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  
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  
首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酒言何  
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  
猶徐也言  
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曰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閔  
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  
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曰陪朕文穎曰  
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曰陪朕之不能終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  
傳位於子人其曰  
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曰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  
取猶言不  
用此為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  
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立嗣必  
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  
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嗣者  
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  
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  
高帝設之曰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  
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  
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  
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  
當更議子啟最長文穎曰  
景帝名敦厚慈  
仁請建曰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  
曰雖  
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  
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  
后曰立太子毋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  
臣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服虔曰沾音反沾  
之沾孟康曰沾音

著代之意 立太子  
母上史記有諸侯  
皆同姓五字蓋周  
天子逆后於媯姜  
之國今諸侯皆同姓  
則不可拘於舊制  
必貴姓也然自此量  
立王衛立武安于立  
賤矣此等皆漢事  
與三代始判分處  
此時固有長沙王在  
手

此瞻云高文二帝氣  
象雖不同其間祇  
無飾則一

屋檐之檐如淳曰帖近邊欲墮  
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  
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

臣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故振贍其義又曰老者非帛

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臣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

者或已陳粟師古曰粟給也鬻賣也給米使為糜粥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弱也音女教反豈稱養老之

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以上

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

三斤師古曰絮絲也賜物及當粟鬻米者長吏闕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

之詞致者送至也或承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尚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其都吏有

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郡是也開惠曉事即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耐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破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

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破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 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

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

夷遠近躡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

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

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

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都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

戶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賴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

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即侯駟鈞以齊王舅侯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師乎師音一戶反又音於度反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已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

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絲教訓其民師古曰絲讀與由同其



此瞻云周公留相伯禽之魯此其遺意

又云自秦以來不畏于天至文帝始聞此言

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曰養治之人主

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曰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諷責也音張華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曰

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

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曰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句

曰啟告朕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詔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曰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因各敕曰職任務省

繇費曰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繇及繇讀曰繇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讀與勅同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財也財與纒同

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餘皆曰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春正月丁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十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木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藉藉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于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已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各民謫作縣官及貸

種食未入人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

為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關關彊讀曰關關彊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

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旌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

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所曰通治道而來諫者

誹謗之

也今法有誹謗詛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是使衆

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自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民或祝詛上臣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吏

臣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臣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

朕其不取自今已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絕故朕憂其然故今

茲親率羣臣農臣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前

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遂率列侯之國遂

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頽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

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

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遣丞相灌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

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

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畱游太原十餘日濟北

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呂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贊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姊將四將軍十萬衆

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

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

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

連餘其有

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

音方目反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

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

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舛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

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民放鑄也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師古

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

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

宮東闕罽毼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罽毼皆災也音灼曰東闕之罽毼獨災也師古曰罽毼謂連闕曲閣也以罽毼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罽毼然一日屏也罽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彗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彗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

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

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即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

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

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

兩行書緡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祭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祭或用緡帛祭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祭音啓詔曰道民之

此略云無與羊大事其若此後漢諸紀書事太繁碎矣

音況是矣皆災則彗東周五以後之矣

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日開關開也歲一

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

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五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藝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

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將何省視也將何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

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

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

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

令各率其意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

臣道民焉師古曰道實曰道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師古曰供粢盛皇后親桑

呂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

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

大焉今廛身從事晉灼曰廛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呂異也

孤寡布帛絮各有數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師古曰功臣表云緝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也賜吏卒自欲征匈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却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呂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師古曰珪幣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

此據云盡除租稅未可為經常蓋欲庶所以勸農之道耳非帝之節儉亦莫之能行也

臣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媿字其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厚如

曰釐福也賈誼漢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禱假借用耳同音位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

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方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

色新垣平設五廟文類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

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臣

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

策之傳納臣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

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詳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也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

被誅因夷二族春二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

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類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歎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

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臣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

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臣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臣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

為酒醪臣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

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此禮曰不以后禮喪葬故不善崩書曰皇后則但退處而未嘗廢也此文帝之失張晏云廢家北宮者仍外戚傳之文後表景帝中三年顏注云廢后死不書

內外皆欲其安此天  
地覆載之心也

之有可呼百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城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

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

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

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入不能諭其內志呂重

吾不德

師古曰論曉告也重音直用反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自自寧今朕夙

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

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

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未嘗一

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

今單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借亦俱反還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

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呂全天下

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和親呂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

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呂中大夫令免為車

騎將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各其人姓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

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

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師古

曰句音章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澗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

渭北揖

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孟康曰棘門在長安

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

呂備胡夏四月大旱蝗

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蝗蝻蝗音胡光反蝗音鍾

令

諸侯無人貢苑山澤

師古曰苑解也解而

減諸服御損郎吏負發倉庾

此蟾之日也日次也  
分地次備調業也後  
書上曲陽故屬常山  
恒山在西北注引昔地  
道記云自縣北行  
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  
飛狐口按此則飛狐  
口即代郡之常山  
與上曲陽相接者也  
句注則鴈門關也

師古曰苑解也解而  
不禁與眾庶同其利

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  
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曰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遺詔曰朕聞

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死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

然奚可甚哀師古曰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曰破業重服曰

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曰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

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 曰羅寒暑之數師古曰羅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

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曰重吾不德師古曰重謂天下何朕獲保

宗廟曰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二十有餘年矣賴

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謂中外靡有兵革師古

曰靡無也朕既不敏常畏過行曰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惟年

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曰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

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

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躐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躐也晉灼姪帶無過

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無發民哭臨宮殿

中殿中當臨者皆曰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

得擅哭臨曰下師古曰為下棺也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

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禱

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

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二十六月之文禮記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

未之思也它不在令中者皆曰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

歸夫人曰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令中尉亞夫為車騎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

此瞻云史記索隱曰以下  
謂桓已下於煥語尤分  
明之明三音斷自己  
葬之後矣。禮服不  
講乃有易月之謬說  
顏師古及劉貢父駁  
正者是然小紅大紅者  
皆必應氏之說洵丈  
百詩云漢文此制行之  
三百七十年 魏武帝始  
令葬畢即除無此  
三代之服者又不知何代  
以三十六日為除服期而  
不除葬与否唐元肅二

宗之喪又降三日為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於是乎始

前漢四

穿墻竄盜事也師古曰穿墻出土下棺也已而竄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

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

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已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年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

不便輒弛已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已臺為

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臣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

器不得用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

貴佗兄弟已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

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已几杖羣臣爰

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已媿其心專務已德化民是已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此瞻云貢禹言文帝貴虛潔賤貪汚吏生臧者皆禁錮責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是帝之為政不專於寬也特刑不濫耳張武舊劾受賂不飭未為至大惡故加賜以愧其

心豈緊施諸下姑息成風致貪吏放手哉



景帝紀第五

漢書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論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

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

者所曰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曰發德也舞

者所曰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曰發德也舞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孝文皇帝臨天下通

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獨曰遂羣生師古曰遂成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師古曰耆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

此瞻云文帝以己已葬既葬乃即位也史記云太子即位于廟此皆典禮所徵不空刪略

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村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等也音牟靡不獲福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師古曰昭明也昭明也呂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

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師古曰申屠嘉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呂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

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

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

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

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祠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

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

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師古曰磽謂磽确瘠薄也陁謂薄也穀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磽音苦交反陁音狄穀音繁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徒如淳曰莊周云樂鹿食曰薦一日草棚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

徒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

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愛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

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

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

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情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筋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

相中音嘉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

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

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

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

者言從士無爵罰金一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師古曰畀與也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更為異制也傳讀曰附解在高紀春二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

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

師古曰係音胡計反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名嘉子恢說不孝謀反欲已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

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

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闕其義兩通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

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晉書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二月

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

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皆自殺夏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誣誤吏民吏

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

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敖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敖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

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

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叛反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

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

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此勝云貢父曰此年記  
事十月在年終誤也  
此十月或九月之誤史  
記是年有後九月於  
近下中四年亦紀十月  
于年終

七國正月及  
二月破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

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

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

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先立皇后而後立太子與文帝故事異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

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誄策應劭曰

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諡及哀策誄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

之文音力水反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如淳曰凡言除者除

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官故以此各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

此略云策者初封及除官之策命注謂哀策者非

事之尊者遺大鴻臚而輕賤者遺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贈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視

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

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旬

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棄棄之也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

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謂改其號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

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敖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博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列侯甲戌

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薨云凡五十二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林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薨云凡五十二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林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薨云凡五十二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林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

也師古曰孟詵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殯解為謬夏旱禁酷酒師古曰酷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

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縮奏

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縮衛縮也馬十歲齒下平夏蝗秋赦

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

如說是腐官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已

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

令度量所已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

法令呂貨賂為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巨苛為察巨刻為明令亡罪

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茲法為暴甚亡謂也

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

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二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

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

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亡度者或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亡度者或

也 魏 卷之六 年六月 自入 凡 武 象 上 郡 不 友 了 亦 中 也 也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亡度者或

羽右扶風其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

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

減笞法定筆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筆音止紫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以腐賤刑 是則異於 亦何意能 世傷天地 和者也

也師古曰孟詵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殯解為謬夏旱禁酷酒師古曰酷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

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縮奏

禁馬高五尺九寸已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縮衛籍也夏蝗秋赦

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

如說是腐音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已

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

令度量所已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

法令已貨賂為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已苛為察已刻為明令亡罪

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茲法為暴甚亡謂也

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

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

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權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二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

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

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已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

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

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備其左轍以尊為之謂用華如淳曰轎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轎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蔽樂盈即是有藩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與轎音甫元反轍音方遠反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

人間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

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

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廼詔有司

減笞法定筆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筆音止紫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前漢書

此腐賤刑是則與此世世傷大地

上郡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請苑三十一所分領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

馬處為苑吏卒戰死者一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慧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

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

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

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夏大酺五日民得酤

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春匈奴入鴈門太守

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春呂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

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飢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

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八五采屬絲是也組者今絞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亦組也師

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

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呂奉宗廟桑盛祭服為天下先不

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呂備災

害師古曰畜疆毋攘弱眾毋暴寡師古曰攘取老者曰壽終幼孤得遂長

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

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吏臣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

也侵牟食民比之蜂賊也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法因

亂者丞相呂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

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

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呂上乃得

宦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得為吏十

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

李曰稱文景有以

此謗云善伴舒所謂  
即吏以官訾指此訾算  
也張釋之司馬相必皆以  
訾算為郎耳

李云微官民之本

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巨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

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並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種也吏發民若

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章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備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三十一即位即位

師古曰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一駟師古曰一駟八匹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

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首方目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贊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自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成周之所

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巨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

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眾也醇厚不澆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眾也醇厚不澆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文帝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出宮人歸其家武昭乃有奉陵之制正平帝崩王莽後出陵妾歸其家



武帝紀第六

漢書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強敵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

視少上造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

正月景帝崩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十一月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

甲子太子即皇

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

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蘇林曰蚡音殿鼠之殿師古曰蚡亦殿鼠子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

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師古曰綰音謹也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

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號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為

皆罷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關東從長張儀為秦昭王相為衡說呂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為法實不失卑刑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國政請

此語云自此乃一子儒術子始尚經學而揚子度者有仲舒對矣不謂非術館之功也

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夏四月已

已詔曰古之立教鄉里曰齒朝廷曰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

於鄉里先者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

自竭盡臣承其親外進公事內乏資財是曰孝心闕焉朕甚哀之

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曰為鬻鬻鬻音之六反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中也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河海潤

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孟康曰為農祈也於此造之歲曰為常故曰為歲事也師古曰歲曰為常是也總致

敬耳非曲加禮如淳曰祭禮有所加益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其

省萬人罷苑馬曰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勿牧采樵今罷之議立明堂遣使者安

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束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

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丞相

嬰太尉蚡免師古曰實嬰田蚡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申有如日

夜出初置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里之縣茂鄉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飢賜徙茂陵者戶

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而西頭門即平門也古

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曰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閩越圍東甌應劭曰高祖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惠帝立搖為東甌

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新鑄作也置五經博士夏四月平原君

薨服虔曰在王后之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此卷三平原君薨此不善於本紀

此卷三直筆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

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且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且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建章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

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呂三星見故為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

清潔有廉隅者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

鴈門六月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

屬者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

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三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象而畫之犯宮者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曰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髡去髮蓋骨也宮割其陰也罪草屨也劓音牛黃反字或作劓其音同耳髡音類忍反屏音扶味反日月

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脊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脊謂此北發渠搜服皮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

贊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樞交趾此舉北自南為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此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贊說近是

師古曰徠古往來之字也氏音丁美反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

興呂求夜寐呂思師古曰夙興早起也夜寐夜久方寐也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倚與偉與師古曰

夫之所睹聞也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于大夫也睹古視字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

體受策察問咸呂書對著之於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

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

此子大

不及遠也

師古曰章明也洪大也休美也

師古曰言德

師古曰章明也

師古曰言德

師古曰言德

此書云按仲舒傳謂州郡舉茂材孝廉自仲舒茂之而是年三月己有郡國舉者

康之令則仲舒對策  
皆在元光之前此總  
舉其得人者著者  
言之

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媿侵盜亡已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媿與慢同

邊境被害脫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

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

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

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師古曰首為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輜重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師古曰頓丘各因邑為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夏

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

水所汎及凡十六郡界也汎音敷劔反發卒十萬救泚河起龍淵宮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也亦起龍淵宮於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泚

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時尚書韓棧龍淵劔孟說見也泚音千丙反

四年冬魏其侯寶嬰有罪棄市師古曰目黨灌夫也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夏

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

門阻險師古曰所居為固用止匈奴之寇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

蠱者皆梟首八月螟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春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匈奴入

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

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于祭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

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

此瞻云坐矯先帝詔  
非獨必師古也  
灌夫也

天大會諸國各  
其處為龍城

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而用兵言師不踰時也入或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改革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詔言古者出

則治兵入則振旅素練其衆不虧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爲害而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棄軍而奔北也輯與集同代郡將軍敖鴈門將

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

吏犯禁文類曰少吏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

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師古曰下謂臣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呂法律處正其罪下首胡嫁

反他皆類此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竝行非仁聖之心朕閱衆庶陷害欲

刷恥改行師古曰刷除也音所劣反復奉正議厥路亡繇師古曰一略重刑無因復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其赦鴈

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師古曰循從也由也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

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後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冬十一月

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

義哀德祿賢勸善刑暴師古曰本仁祖義謂戶仁義爲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師古曰五帝伏義神農黃

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繇讀與由同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師古曰天地四方爲宇臻至也故

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選豪俊講文學師古曰

曰講謂和習之稽參政事祈進民心師古曰深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

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

厥有我師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郡之中故云闔郡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雍過不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師古曰謂郡之守尉縣之令長將何曰

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師古曰燭照也元元善意厲蒸庶師古曰蒸衆也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

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服虔曰適得其人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

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曰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

受造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弓車服弓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

地三而黜爵地畢矣李奇曰爵地俱削盡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棄逐之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

所已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已化

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已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報國不察廉

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當幸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

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

不暢茂師古曰暢通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應劭曰黃帝堯舜祖述伏羲神農結網耒耜日中為市交易之業因其所利變而

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解倦也

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九人君當陽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

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已救流弊也是已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

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已鑒

新師古曰追觀舊跡以知新政而為鑒戒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

年已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通下也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逋音布胡反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

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造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

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歲君南閩等服虔曰械伯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歲古械字師

古曰南閩者歲君之名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凡杖毋朝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凡杖焉春正月

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文穎曰慈愛也願已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

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

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造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

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一日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西至符離師古曰幕北塞名也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

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呂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已防姦也內長文所已見

此據云元朔二年藩國始分然而不能徒淮南衛山之謀也

愛也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目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詔電反

巨百姓之未洽

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

師古曰解讀自解其赦天下夏匈

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

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

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巨禮風之巨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巨風

化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正也

議洽聞舉遺興禮巨為天下先師古曰舉禮也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

崇鄉黨之化巨厲賢材焉師古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巨獎厲賢材之人丞相弘請為博士

置弟子員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

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

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瓚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各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徑萬里

今渡沙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二軍獨身脫還

贖為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

而建德一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目反繇讀與由同蓋孔子對定公巨徠遠

于答曰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哀公巨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景公巨節用

尼曰政在節財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不同所急異務不得不然今中國一統而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

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被釋免或得減輕今大將軍仍復

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應劭曰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為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

此卷之其說本發于宏故先著諸書以章人君典起能學之美而仍不沒其實焉

此語云因治淮南  
獄聞武安之謀故  
立太子

為置官級也地音賜反今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呂寵戰士

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地也

元狩元年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園蹄

一角角端有肉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

數萬人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

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等爵民為父後者一級詔曰朕聞

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蓋君者

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憺怛師古曰憺痛也怛悼也憺音千感反怛音丁曷反日者淮南衡山

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服虔曰怵音喬應劭曰怵怵也如淳曰怵音怵怵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怵怵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怵又非也怵或體誅字耳誵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誵誵而誵者或改為誵導之誵蓋穿鑿也

謗音先誘反誵音述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師古曰小雅正

月之詩也慘慘憂戚之貌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弟力田哀夫老牝孤寡

鰥獨師古曰牝古牝字八十四曰牝老稱也一曰牝不明之貌或賈於衣食甚憊焉其遣謁者巡行天

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至也行音下更反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賜縣三老孝

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呂聞師古

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縣鄉即賜母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贅音

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驃騎將軍

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應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

臯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

城又不屬隴西應說並失之鑿音烏曹反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應劭

朔方南越獻馴象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師古曰馴音巡謂擾也應說非也能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

北也師古曰馴音巡謂擾也應說非也能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

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自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

解蓋謂此也隋開皇十八年林邑國獻白鸚鵡時自為異是歲貢北咸試賦之聖皇馭歷屢有茲

獻上旨幽遐勞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

昭曰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曰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



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  
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師古曰昆音下  
門反屠音儲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呂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

故曰呂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

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

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

貧民者巨名聞師古曰資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

池如淳曰食貨志曰漢世非漢故謫使穿池吏發有賞者為吏也臣贊曰西南夷傳有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水身勞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巨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更有罪者罰而役之滇音顯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

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巨

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巨白鹿皮為幣朝覲巨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見食貨志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巨貫錢也一貫千

賈人未作貫貸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巨取利者雖無市籍各巨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此緡錢是儲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吏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

稅之李說為是緡音武巾反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將

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

人師古曰踵接也猶言躡其踵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迺還鄧展曰音

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迺還師古曰登山祭

廣自殺食其贖死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剄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墻地天下馬少平牡

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牡馬買欲使人競畜馬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

此應云書功而必并  
言所喪戰士之多以見  
雖幸而勝得夫僅足  
相償所以為良史明  
年復書馬少亦以  
錢前事也  
此應云秦始皇三十四  
年適治獄吏不直者

築長城及南越地  
徙天下姦猾吏民於  
邊其用同也

邊師古曰猶狡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呂下至乘從者帛

晉灼曰乘騎諸從者也師古曰流俗書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後人妄加之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

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初作

誥服虔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也李斐曰今誥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六月詔曰日者有司呂幣輕多姦

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餘是為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農傷而未眾又禁呂并之塗

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文穎曰兼并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說是故改幣呂

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已檢約姦邪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師古曰稽考也音工奚反廢期有月應

曰禁半兩錢及餘幣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如淳曰期音暮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其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而山澤之民未諭師古曰未諭者未曉告示之意

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呂導之未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執呂侵蒸庶邪孟康曰度固也橋稱上命呂告何紛然

賄用為固尚書曰慈攘矯虔章昭曰凡稱詐為矯強取為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蒸聚也

其擾也師古曰擾煩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循大也行音下更反存問鰥

寡廢疾無呂自振業者貸與之師古曰貸音土燕反諭三老孝弟呂為民師舉

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如淳曰蔡雍云天子呂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

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為行在所也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

者之任也李奇曰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師古曰無位不

也失職失其常業也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闢也治苛為政尚細刻郡國有所呂

為便者上丞相御史呂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濟東

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

死師古曰青翟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各馬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呂香柏為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二月大雨雪師古曰兩音夏大水關東餓死者呂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千具反

難師古曰遠近如一足為仁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

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

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種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市因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師古曰抵至也吏民

有振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音下更反呂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

新安去函谷三百里徙東歸呂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呂故關為弘農縣十一月令民營繙者呂其半與之孟康曰有不輸稅令

民得告善呂半與之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師古曰雨音于其反關東郡國十餘飢

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敦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二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夏陽

東幸汾陰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蘇林曰雁首誰如淳曰雁者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雁之上

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雁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雁者呂其形高起如人尻雁故呂

名元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郊音與葵同彼鄉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詔曰

祭地冀州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

周室邈而無祀師古曰邈遠絕之意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

君臣贊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端卒其後有子南嗣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

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為鄭公建武十三年此子觀為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呂為周

後故總言周子南君贊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曰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

呂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

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

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木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

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應劭曰隴隴阪也師古曰登空同應

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曰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

天子親郊見師古曰祠太也見音胡電反朝日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臣朝夕月臣

應劭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

此塔云按五年南越反楊傑始拜樓船將軍李在桂陽之後以武帝之確豈展拓都畿費出人主家財乎應注出於流傳非實事也

再得鼎

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  
朝朝日秋算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而揖且月此又別儀 詔曰朕自眇身託于王侯

之上師古曰眇細末也德未能綏民師古曰綏安也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臣祈豐年

冀州雉壤迺顯文鼎獲祭於廟師古曰得鼎祠旁祠在雉上故云雉壤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渥洼水出

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

翼翼已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望見泰一修

天文禮文穎曰禮祭也晉灼曰禮古禱字也臣贊曰此年初祭太時於甘泉此祭天於文禮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修天文禮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朝日夕月即天文禮之謂也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

王者齊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巽其之辭朕甚念年歲未咸登師古曰登謂百穀成也讀與救同

丁酉拜況于郊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夏四月南越王相呂

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

墓鬪師古曰鼃也似蝦而長脚其色青音下媯反蝦音遐墓音麻鼃音莫幸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

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鄭氏曰湟音檀孟康曰湟音貞蘇林曰湟音檀杜之控師古曰蘇音是也音丈庚反歸

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

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贊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瀨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皆將罪人

江淮呂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應劭曰亦越人也別將巴蜀罪人發夜

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如淳曰音潘禺尉佐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

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服虔曰因八月獻耐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

來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戶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

王削縣侯免國臣贊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列侯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為丞

相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耐三重釀醇酒也音丈救反

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

圍袍罕鄧展曰袍音鉄罕音漢師古曰袍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

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自為征西羌平之行東將幸緱氏

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

侯反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聞南越破巨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師古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得呂嘉首巨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

征西南夷平之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地巨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

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

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崖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鏤其頰皮上連耳巨分為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巨贛曰茂陵書珠崖郡治暉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

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音審定西南夷巨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孟

曰巂音髓本郡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二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嶓山本冉駹是也秋東越

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師古

曰說讀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

臣瓚曰浮沮水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沮音子闕反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臣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

千五百里見匈奴傳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廼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

煌郡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徙民巨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

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

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

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

單于曰南越玉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

能亟來臣服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讐焉師古曰讐失氣

也音之涉反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迺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

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文穎曰嵩高也獲駁麋見夏

后啓母石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為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

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態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翌日親登嵩

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高

應劭曰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如淳曰漢儀注御史

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為乘曹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登禮罔不答

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是也乘音食證反

師古曰罔無也言登禮於神無不答應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

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曰名云

其草木曰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

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獨給祠

復下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

辭曰事天曰禮立身曰義事親曰孝育民曰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

無極人民番息天祿永得尚玄酒而相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上示增廣比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則有降坐明堂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東北址古時詔曰朕

滕書祕語在郊祀志

巨眇身承至尊師古曰眇微細也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師古曰非亦薄也

故用事八神文類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大壇西南開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

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

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禋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禋闡也廣

高不可及於太山上立封又禪而祭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巨十月為元封

之與近神靈也師古曰父讀曰甫

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鄭氏曰蛇音移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師古曰逋賦未出賦者也逋貸官加年七十巨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

巨物貸之而未還也貸音吐載反今年算師古曰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毋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文類曰在遼西紫縣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

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齊

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郟城巨南濮陽巨北廣百步深五丈命從臣將軍巨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

何云其林云神中封祥書而謂之神曰太室祠天齊之屬文類說非也

巨為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者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

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臨不目下房為幽側而隔異之賜此芝是大美也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

戶牛酒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呂來祭天圓丘處也武帝常呂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宮觀者耳賜不偏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子之都也

若呂有宮觀稱都則非止雲陽矣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

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又遣將軍郭昌

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曰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類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右渠朝鮮王

鮮王呂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六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雪

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臚音弋支反雪音百丈甲反

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民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解在景紀秋七月膠西王端薨

武都氏人反分徙酒泉郡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自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

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一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或取

安定回中為名耶非今所通也遂北出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也鳴澤澤名也皆在涿郡

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刑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本字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古曰中都

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呂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夏大旱民多暵死如淳曰暵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秋呂匈奴弱可遂臣

服迺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文類曰按地里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望祀虞舜于九疑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類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登瀛天柱山應劭曰瀛音若瀛南嶽霍山在瀛瀛縣名屬廬江文類曰天柱山在瀛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登瀛天柱山天柱山在瀛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登瀛天柱山天柱山在瀛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登瀛天柱山天柱山在瀛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登瀛天柱山天柱山在瀛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登瀛天柱山天柱山在瀛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登瀛天柱山天柱山在瀛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音疑其山九峰形執登瀛天柱山天柱山在瀛瀛縣南有祠瀛音琴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是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

瓮能吞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舳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舳艦千里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軸薄樅陽而出

人服虔曰縣名屬廬江師古曰樅音千松反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師古曰並讀曰傍

過禮祠其各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

臣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夏四月詔曰朕

巡荆揚輯江淮物如淳曰輯合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會大海氣鄭氏曰會合海臣

合泰山師古曰集江淮之神會大海之氣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師古曰見其赦

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

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古曰漢書儀云初分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師古曰蹏蹏也奔走也奔蹏者乘士

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

字本作要後通用耳覆駕者如淳曰蹏拓也馳廢也上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見蹏

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逐者也師古曰蹏者蹏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

度也蹏音上各師古曰在人亦在御之而已所以制御之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師古曰絕遠之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國謂聲教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在河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黃金東蒲坂界師古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

軍郭昌將巨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禋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

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高里或呼為下里者也字則為達高之高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

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其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况其餘乎今流

俗書本此高字有師古曰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受郡國

此瞻云是時刺史不  
帝歛居云東漢  
有治所秋注微誤  
那續書郡國志注補  
召信申周派非有定  
鎮者得之

此韓云史記儒林傳有  
秀才異等韓以名詞  
西符茂才之為秀才  
矣應劭所云避光武  
諱是也秀才三字出  
管子小匡篇



此曆云既曰正歷正  
月為歲首明前此不  
改月固正建寅之月為  
歲首矣若前此果建  
亥之月為正則當云  
建寅三月為正也史  
識者質之云云堯從  
東方飛至燉煌則  
過天下矣書其所見  
辭微而顯

此曆云此藉馬而伐  
究也

所上計簿也若  
今之諸州計帳  
西俗所呼貞女樓者  
即建章宮之闕也  
夏五月正歷曰正月為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  
未  
言以正月為歲首  
者史追正其月各  
色上黃數用五  
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文穎曰越至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  
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

張晏曰漢據上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  
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

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  
將軍也師古曰杆音羽俱反

張晏曰貳師  
大宛城名

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發天下謫

民西征大宛  
師古曰庶人之有罪適者  
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  
師古曰  
有慶也

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比臘  
如淳曰腰音樓漢儀注立秋罷腰伏儼曰腰音劉  
劉殺也蘇林曰腰祭名也龜虎屬常以立秋日祭

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還以祭宗廟故有臘腰之祭也師古曰續漢  
書作龜劉腰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末孟反

夏四月詔曰朕用  
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  
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  
其山特立周上十里高三十里

其赦汾陰安邑  
殊死臣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  
師古曰籍者總  
人籍錄而取之

秋蝗遣浚稽將軍  
趙破奴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帶  
所以為障蔽師古曰浚音峻稽音雞

一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  
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  
師古曰兒  
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閭  
應劭曰石閭山  
在泰山下陞南

方方上言  
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樹陽縣  
北出石門即得所築城師古

音固  
西北至盧胸  
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  
名師古曰張說是也胸音勁

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  
師古  
曰說

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  
讀曰

壞光祿諸亭障  
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  
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

又  
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  
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

轉出如血號一曰千里師古曰蹋  
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蹶堅利

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  
師古曰三輔黃  
圖云在城中元

暑借明光宮蓋謂此  
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曰給關  
吏卒食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  
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踰後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後者也李奇曰搜

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也踰後者踰法度而奢侈也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尚然斬首虜

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

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大搜臣瓚曰

姦人也晉灼曰搜求渠黎六國使使來獻臣瓚曰渠黎西域胡國名泰山琅邪羣盜徐救

等阻山攻城師古曰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

衣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建持之曰為威也分音扶問反刺史邵守呂下皆伏誅冬十

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權酒酤如淳曰權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權賣酒小民

不復得酤也韋昭曰曰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木也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出已得有若渡水之權

因立名焉韋說如音是也酤音工護反約音酌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

常山瘞玄玉鄧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

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愞者要斬愞音如椽反師古曰又音乃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種謫張晏曰吏有罪亡命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種也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

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

將軍韓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

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

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臯為昌邑王孟康曰臯音博晉灼曰許慎曰為肩髀字秋九月令死

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邊海天下與民更始故曰冠元春正月因杆將軍赦有罪要斬徙郡國吏

民豪桀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為陵耶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始故總使徒豪桀也鉤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

登隴首獲白麟呂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宜

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蹠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蹠也古有

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駿馬名要裏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裏蹠是則舊金雖已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鑄為麟足馬蹠之形也易舊法也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蹠金其精好而形制功妙裏音奴了反因呂直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

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

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乘不夜縣斗入海郡肥志作盛山其音同登之罘晉灼曰地理志東萊縣有之罘山祠師古曰罘音浮睡音直瑞反浮大海山稱萬歲冬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己配上帝因受計癸

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禮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各因呂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僊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鄉

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嚮祠坐而拜也漢注云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坐音才臥反作交門之歌夏五月

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

蛇羣鬪孝文廟下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也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

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冬

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文穎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瓚曰搜謂索人也上

林死周回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

一日廼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邑公

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皆坐巫蠱死夏行

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師古曰即上游擊將軍韓說也掘蠱太子宮

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師古曰屈

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呂戰故加其上黃呂別之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

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號州闕鄉湖

城一縣皆其地城一縣皆其地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為平王匈奴入上谷五原

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雨都尉三

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

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師古曰音峻雞與虜戰多

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

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氂亦

坐與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師古曰昌邑王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師古曰倩音于見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二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二者石

聲聞四百里二月上耕于鉅定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國縣也音灼曰按地理志應說是還幸泰山

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

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邑王薨薨二月

詔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次下光景竝見亦同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呂不羅罔

靡所獲獻如淳曰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獲也薦于泰時光景竝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

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

此勝之按服說亦據漢志東海引錄定之文蓋不悟東海乃北海之海耳

為耳

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

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師古曰磾音丁奚反秋七月地震往往涌

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蓋屋五柞宮

晉灼曰蓋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

名弗居二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入殯于未央宮前殿

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

經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與之立

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師古曰正音之協音律作詩樂建封

禋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

之風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巨濟斯民雖

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此等云但美其文德而不及武功未始不改恭儉一語凡意可謂終而卒矣自蔚宗以下未能也

武帝紀第六

漢書卷六

昭帝紀第七

漢書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昭皇帝

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劬曰禮諡法聖聞周達曰昭

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婕妤

師古曰婕妤幸也仔美稱也故

以名宮中婦官倢音接仔音余字或竝從女

本自有奇異得幸

師古曰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披之即時伸

及生帝

亦奇異

文穎曰十月四月乃生

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且廣陵王胥行

驕嫚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

師古曰疾甚曰病

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

歲召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

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

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

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

益湯沐邑為長公主

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

共養省中

伏

日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

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有罪自殺賜

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文穎曰

差於雲陽是以就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

北邊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謂之液者言天地和液之氣所為也臣瓚曰時漢用土

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為土德之瑞故紀之也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瓚之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鵠音

胡鷲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鉤盾

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宜者近署故律試耕為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為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為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二千戶夏為太后起園廟

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竝二十四邑皆反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竝音伴

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擊益州大破之

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開命奔起故謂之奔命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犇音奔

奔字且犍音虔又音鉅言反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益屬

京自司隸所部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

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師古曰雋音材充反又音辭充反發覺皆伏誅遷不疑

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廷尉

王平等五人師古曰前為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持節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賢良問民所疾

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

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

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師古曰長樂宮之衛尉也三月遣使者振

貸貧民毋種食者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下並同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

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

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部率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田也調音徒鈞反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

此書云此霍光之善亦足以間執遊與廣陵之口又云振貸貧民稍備文景之政天下所以復安

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文類曰上官榮孫安之女赦天下辭訟在後二年

前皆勿聽治孟康曰武帝後二年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呂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

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師古曰置空也流庸未盡還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

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師古曰縱謂容放之种音冲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年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

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呂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足馬弩關蓋說

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師古曰樂詔曰朕

自來各反

呂眇身獲保宗廟師古曰眇微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

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文類曰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晉灼曰帝自謂通保傅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師古曰晉瓚之說皆非也帝自言雖通保傅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

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呂下至吏民爵各

有差罷儋耳真番郡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晉安反秋大鴻臚廣明軍正

王平擊益州師古曰廣明田廣明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

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榷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移中監蘇

武蘇林曰移音移廢名也應劭曰核地名臨其官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淳曰核音雅唐棣也移音也前使匈奴留單

于庭十九歲迺還奉使全節臣武為典屬國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

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得舉火臣瓚曰不得舉火抑湯助陰也秋

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自律占租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

此略云即成方遂西書之以傳疑也



自古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竝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賣酒**

**升四錢**已邊塞濶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一縣置金城郡詔曰

**鉤町侯毋波** 服虔曰鉤音左傳射兩响之响應劭曰町音若挺西南夷也毋波其名也今將柯鉤町縣是也師古曰音劬挺率其君長人民

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

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 應劭曰三年中鳳皇北下東海海內樂鄉於是以冠元焉長公主共養勞苦復呂藍田益長

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呂毋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

遠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

朕閔勞臣官職之事 鄧展曰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臣教鄉里令郡

縣常曰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臣中牢 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也故死 謂之不幸一襲一刑也猶今言一罰也中牢即少牢謂羊豕豕也武都氏人反 師古曰氏音丁笑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頡侯

**韓增** 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龍頡漢書本或作雜字功臣侯表云弓高壯侯韓積當子誥封龍頡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後元元年誥弟子增紹封龍頡侯而荀悅漢紀龍頡皆為頡字

崔浩曰頡音洛今河間龍頡村與弓高相近然此既地名無別指義各依書字而讀之斯則通矣誥音女交反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

皆免刑擊之 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

之既八月改始元為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

官桀桀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

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

**年十四** 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即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爭權詐為燕王上書蓋追道前年事耳非今歲也張說非之覺其詐

後有謂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 師古曰屬首之欲反敢有

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十月詔曰左將

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數呂邪枉干

輔政 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事而干求也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

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 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名賂遺長公主丁外

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晉灼曰漢語字少君

師古曰此杜延年自別一人非下諫大夫也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

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呂

告大司農敞師古曰楊敞也敞告諫大夫延年師古曰杜延年杜周之子延年呂聞丞相徵事

任宮手捕斬桀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尊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召侍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職

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也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如淳曰漢儀注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

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皆已伏誅吏民得呂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又曰

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

新師古曰所為邪僻違天正道欲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今廼與長公主及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

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

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誅

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為吏所執持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

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六月赦天下詔曰朕

閔百姓未贍師古曰贍足也前年減漕三百萬石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頗省乘輿馬

及苑馬師古曰乘輿馬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與者他皆類此呂補邊郡三輔傳馬張晏曰驛馬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令

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三輔太常郡得呂叔

粟當賦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師古曰僵僵也

謂樹枯死僵卧在地者也僵音紀良反罷中牟苑賦貧民師古曰在滎陽詔曰廼者民被水災頗置於

食朕虛倉廩師古曰倉新穀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呂

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

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敕自上所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

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呂中郎

此據云此事  
日若夫而  
三年五月  
年之流也

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服之服此說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

傳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

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

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呷出口賦錢人二十三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

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使出一歲一更諸不行者皆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律說率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一歲復為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適乃戍邊一歲即逋未出更今天下脯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師古曰千秋田千秋夏四

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召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

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氏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師古曰既斬反虜又獲生口也誅斬樓蘭

其封明友為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節而為使

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群臣

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師古曰率領五校之士以作治也校音下教反太常及

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為庶人文穎曰轅音料德江

德也轅陽在魏郡清淵師古曰會六月赦耳史終言之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

斤劔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

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如淳曰告者為人所告也劾者為人所劾也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秋

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師古曰王訢也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夫穀賤傷

農師古曰糶多而錢少是為傷也今三輔太常穀減賤鄭氏曰減音減少之減其令百叔粟當今年賦

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實之後悉為縣故與三輔同賦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

丸久任之人也蓋平更即古者田賦出兵之制成

通更也其實則一也錢更即是代人平更也月計私得雇直過更則是總代人錢更也歲計人成邊三歲之真在官為給

此賸之貢焉上書言古民無賦算錢起武帝始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于三歲則出口錢教宜令兒七歲至十歲出口錢年二十乃算為滿引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又之知漢口更有三品有年更有錢更有通更也其實則一也錢更即是代人平更也月計私得雇直過更則是總代人錢更也歲計人成邊三歲之真在官為給

栢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呂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師古曰給足也家家

曰謂非減外繇師古曰繇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師古曰給足也家家

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

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自崩至薨凡四十九

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即位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年二十一六月壬申葬平陵臣瓚曰自崩至薨凡四十九

贊曰昔周成且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曰四國謂管蔡商

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

盍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呂成

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

音火到反減讀為滅省之減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師古曰繇至始元元

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

此瞻云武帝之失因事著見所謂不溢美不隱惡也

罷權酷孽號曰昭不亦宜乎

昭帝紀第七終

馬山屯園

漢

宣帝紀第八

漢書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

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應劭曰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

章昭曰以違戾擅發兵故諡曰

史良娣

服虔曰史姓也良娣官也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娣音次第之第

生史皇孫

師古曰以外家姓稱之故曰史皇孫

皇孫

納王夫人

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

王夫人皆遇害語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緥

李奇曰襁緥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緥小兒大藉也孟康曰

猶坐收繫郡邸獄

如淳曰謂諸郡邸置獄也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邸獄

而邴吉為廷尉監

治巫蠱於郡

師古曰監者廷尉之官屬

邸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涓城胡組更乳養

李奇

曰復作者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輒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

也孟康曰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鈇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

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也師古曰孟說是也趙徵卿淮陽人胡組涓城人私給皆女徒也二人更遞乳養曾孫而邴吉傳云郭徵卿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更音工衡反

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

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二宮並在蓋屋皆以樹名之帝往來二宮之間也柞字或作柞其音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

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繫者輕重皆殺之內

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師古曰百官表云內者署屬少府續漢書志云掌宮中布張諸褻物丁乎漢官云令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

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

史良娣家語在吉及外戚傳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應劭曰掖庭宮

人之官有令永宦者為之詔救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著其屬籍師古曰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師古曰

哀曾孫奉養甚謹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

漢女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日薄室許廣漢平法腐為官者作尚人也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為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蓋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其罪人故往往暴室獄耳然亦非獄各應曾孫因依倚

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師古曰倫首於綺反受詩於東海馮中翁服虔曰馮音韻師古曰東海人

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師古曰喜音許吏反鬪雞走馬其知問里

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為一縣即在其側帝每周徧周游往來諸陵縣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下諸陵周徧

三輔師古曰游行皆至其處常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蓮勺音灼師古曰如說

杜孟康曰在長安南師古曰事者總計之言也下杜即今之杜城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文類曰以屬弟尚勳故歲時隨宗室朝會也如

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秦王賀淫亂請廢語在賀及光

傳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母嗣

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師古曰蓋以風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各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歸更改

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

愛人可已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子萬姓奏可遣

更名在元康三年

此瞻云宣帝於七月  
即位十一月太后乃得  
長樂宮者德昌邑  
前李也

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臣軫獵車奉迎曾

孫文和曰軫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近世謂之軫獵車也孟康曰今之載獵車也前有曲軫特

且取其輕便耳非特高就齊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

侯師古曰先封侯者不已而群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八月己巳

丞相敞薨師古曰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賜諸侯

王呂下金錢至吏民鰥寡孤獨各有差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

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警百萬以上徙平陵文穎曰昭帝陵遣使者

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師古曰以德化彼於下故云大將

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

戶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萬戶師古曰居光祿位以車騎詔曰故水

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

呂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師古曰

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師古曰前將軍龍維侯增師古曰太僕建平

侯延年師古曰太常蒲侯昌師古曰諫大夫宜春侯譚師古曰當塗侯平

師古曰功臣表云魏不害以捕反者胡倩功封當塗侯其子聖以定策功益杜侯屠耆堂

封凡二千二百戶今此紀言當塗侯平與表乖錯未知孰是或者有二名乎長信少府關內侯勝師古曰邑戶各有

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為昌水侯師古曰後將軍充國為營平侯師古曰光祿大夫

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師古曰少府樂成為爰氏侯師古曰廷尉光師古曰

遷為平丘侯師古曰賜右扶風德師古曰典屬國武師古曰光

宗正德師古曰楚元王之師古曰大鴻臚賢師古曰詹事疇師古曰光

祿大夫吉師古曰京輔都尉廣漢師古曰趙廣漢也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左輔

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師古曰中國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

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如淳曰中都官宦吏奄人為吏者也晉灼曰凡職在京師者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中都官謂在京師諸官也宦吏諸奄官也

自左更至五大夫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也五大夫第九爵也更音工衡反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

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

師古曰湖縣名也死於湖因即葬焉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語在太子傳秋七月詔立燕

刺王太子建為廣陽王師古曰刺音來易反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

二年春呂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大司農陽城侯

田延年有罪自殺師古曰坐增夏五月詔曰朕自眇身奉承祖宗夙夜

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

南越百蠻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也款塞來享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

原塞師古曰應說也此沈說也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

此曉云於為後之恩有加隆也

宜房蘇林曰房名在東郡界李斐曰決河上宮名也張晏曰瓠子房名師古曰蘇張二說皆是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

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

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

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

主因國使者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王之號也國使者漢朝之使也言昆彌願發國精兵擊匈奴

唯天子哀憐出兵呂救公主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師古曰調亦選也銳

利也言其勇利也調音徒釣反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強也音口浪反御史

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應劭曰祁連匈奴中山名也諸將分部廣明後將軍趙

充國為蒲類將軍應劭曰蒲類匈奴中流名也在敦煌北晉灼曰匈奴傳有蒲類澤師古曰晉說是也雲中太守田順為

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

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戊辰五將軍師發長安夏五月軍

罷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有司皆自殺晉灼曰日千秋子也廣明坐還順坐增

虜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封列侯大旱郡國傷

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晉灼曰不給官役也師古口收

謂租賦也事謂役使也盡本始四年而止六月己丑丞相義薨師古曰義蔡義

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

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師古曰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宰為屠殺也省減也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樂府

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呂下至都官令丞師古曰都官令丞京師諸署之令丞上書入

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戶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師古曰傳傳符也故

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也傳音張戀反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呂下至郎吏從官金

錢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

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

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呂應變師古曰謂禦寒災異也輔朕之不逮

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

除呂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上呂宗

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師古曰墮者毀也音火規反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師古曰二

北海郡縣皆屬秋廣川王吉有罪廢遷上庸自殺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年曰地節欲令地得宜節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三月假

郡國貧民田師古曰權以給之不常與夏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呂和萬國師古曰尚書堯

而呂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冬十一月

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馬大將軍光薨詔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

侯師古曰尊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

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臣安宗廟天下蒸庶

咸臣康寧師古曰蒸庶衆人也康安也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壽其爵邑張晏曰律

非始封十減二禮名等也言不復減也師古曰復音方日反世世毋有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功如蕭相國夏四月

鳳皇集魯郡群鳥從之師古曰今流俗書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而後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蓋以元紀云元帝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為皇太子故

後人妄於此書加之舊本無也師古曰流俗書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而後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蓋以元紀云元帝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為皇太子故大赦天下五月光祿大夫

平丘侯王遷有罪下獄死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

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師古曰山領尚書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臣知下情五

日一聽事師古曰下各奉職奏事臣傳奏其言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

傳讀考試功能待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

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已化

此瞻云漢家氣象  
至宣帝後一更漸  
已任法不任人矣  
又云久於其任則信習  
故事故品式備具也  
由是尚書權重人主  
信法裁法以事主  
故得志不任三公  
原于宣帝也

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王成也勞來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小雅鴻鴈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瞻反治有異等師古曰政治其秩

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又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

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

石嚴敎吏謹視遇毋令失職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謂失其常業也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

可親民者夏四月戊申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御史大夫爵關內

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張晏曰自公孫弘後丞相常封列侯第二十等爵故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第十九等爵也右庶長第十一等爵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此以立皇太子國之大慶故特賜師古曰此以立皇太子國之大慶故特賜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賜廣陵王黃

金千斤諸侯王十五人黃金各百斤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黃金

各二十斤冬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

過失師古曰箴戒也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臣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毋諱

有司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臣邊境屯戍未息今

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讀與救同飭整也非所旨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

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縣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

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五穀種也音之勇反

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從後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師古曰不逮者

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師古曰羞謂忝辱也故竝舉

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師古曰多歷年載迄至于今傳曰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師古曰論語載有若之言與讀曰予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

於鄉里者各一人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省文山郡

并蜀師古曰以其縣道隸蜀郡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為博平君故鄧侯蕭何曾孫建世為侯詔

曰導民曰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師古曰衰音于回反而吏繇事使

不得葬師古曰繇讀曰徒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

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

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師古曰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

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

坐師古曰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

廷尉臣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

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應劭曰舊時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都廟之服令史其主者更使魏郡豪李竟

文穎曰有權執豪右大家報冠陽侯霍雲謀為大逆如淳曰報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張赦因李竟傳言於霍雲與共謀反耳非告白其罪

也故既為織室令史身在京師不須今李竟發之據霍禹傳其事明矣朕曰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

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

山師古曰據霍光傳雲山皆去山之孫則於禹為子行也今此紀言從昆弟蓋轉寫者脫子字耳當言從昆弟子也諸姊妹婿度遼將軍范

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

此紀言從昆弟蓋轉寫者脫子字耳當言從昆弟子也

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

此紀言從昆弟蓋轉寫者脫子字耳當言從昆弟子也

等晉灼曰漢語字子都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師古曰殺

讀曰恭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服其辜諸為霍氏所誣

誤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朕

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或營

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

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眾庶重困師古曰更增其困也重音直用反其減天下

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

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乙令丙師古曰如刑者不可息李斐曰息滅也皆縣制者雖欲改過

長也言剽刑隨割之徒不可更生其創廢不可復滅也師古曰息謂生今繫者或

巨掠辜若飢寒瘵死獄中蘇林曰瘵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瘵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

病而死如說非矣瘵音瘵字或作瘵其音亦同何用心逆人道也以其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

巨掠答若瘵死者所坐名縣師古曰各其人各也縣所屬縣也丞相御

史課殿最巨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

廢遷房陵

元康元年春呂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

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三月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

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師古曰帝明也休美也烈業也協寧百姓承天順

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

永惟罔極師古曰省視也永長也惟思也罔無也極中也帝言內自視察不敢惰怠長思正道恐無社中也解讀曰懈書不云乎鳳皇來

儀庶不允諧師古曰虞書蕭穆之篇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言奏樂之和鳳皇以其容儀來下百獸相率舞是乃眾官之長信皆和輯故

神人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巨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

至五大夫師古曰賜中郎吏爵得至五大夫自此以上每為等級而高賜也五大夫第九爵也一曰二千石至五大夫自此以下而差降佐史巨上二

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

貸勿收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師古曰奉明園即皇考史皇孫之所葬也本名

法監覽非  
徵官有罰蓋  
始於宣帝也

廣明後追改也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次下亦同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

鬱于大道孟康曰鬱不通也是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

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師古曰究盡也中二千石各一人

冬置建章衛尉此瞻云宣帝雖不甚用儒然其通經者未嘗不加勸誘武帝家法也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師古曰周書康誥之辭也言文王作法罰其有亂常違教者則

刑之無放釋也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

夫厲精更始李斐曰今吏已修身奉法矣但不能稱上意耳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無赦今我意有所闕閱更修身奉法矣而未稱其任故特赦之與

更始耳李說非也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師古曰王奉光女賜丞相呂下至郎從官錢帛各

有差三月呂鳳皇甘露降集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日禁暴止

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

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已出入人罪增辭飾

非已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師古曰上老天子自謂也繇讀與由同此朕之不明吏

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

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皇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已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

道之今過去也稱音尺孕反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法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日待白日豈不

殆哉師古曰始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

毋出今年租賦又日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

書觸諱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師古

日今謂今詔書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

三年春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

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

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應劭曰象者舜弟也日已殺舜為事舜為天子猶封之於有鼻之國

此瞻云宣帝因人有觸諱犯罪者故更其名然則生而諱名前代已然疑起秦世也

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師古曰祭明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

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

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也言受人之德必有報也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如淳曰賀張安世兄有一子早死故

彭祖為子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為子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為列侯

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謂刑部趙微卿之輩也復音扶目反嘗有阿保之功臣瓚曰阿倚保養也皆

受官祿田宅財物各呂恩深淺報之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

雍晉灼曰漢注大如鸚鵡黃喉白頸黑背腹斑文也師古曰鸚音晏今春五色鳥呂萬數飛過屬縣師古曰三輔諸縣也

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呂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

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呂來諸年  
八十呂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遣大中大  
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  
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迺者

神爵五采呂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  
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

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  
各一匹秋八月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呂奉其祭祀又

賜功臣適後師古曰適讀曰嫡承嗣者也或子或孫不拘後裔故總言後也黃金人二十斤丙寅大司馬衛

將軍安世薨比年豐穀石五錢師古曰比類也

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于長樂宮故改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師古曰惟思也統緒也燭照也

此禮云平帝元始元年始著令諸侯王公列侯內侯之子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之為嗣今茲祖特以賀舊恩得封蓋從未也

此禮云誣告人及殺傷人同在不以老耆推舍之科當時誣告之重如此

此據云以震為驚  
乃与下權不從任之  
意協服说是

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服虔曰玄神爵仍集仍頻也金芝九

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服虔曰金芝色像金也如淳曰函亦舍也銅池承雷也晉灼曰

讀與九真獻奇獸蘇林曰白象也晉灼曰漢注駒形鱗色牛南郡獲白虎威鳳

為寶服虔曰威鳳鳥名也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朕之不明震于珍物服虔曰震驚也

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服虔曰萬歲宮在東郡平陽縣今有津晉

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

行所過毋出田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池刑李奇曰池廢也謂若今

及應募飲飛射士池刑李說是也若今徒囚但不枷鎖而責俸散役之其池音式爾反

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

荆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荆王聞之仕呂執

圭後世已為勇力之官茲飲音相近臣瓚曰木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飲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

林苑中結縵繳弋鳧鴈歲萬頭已供祀宗廟許慎曰飲便利也便利縵繳曰弋鳧鴈故曰飲飛詩

曰決拾既飲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呂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

疾若飛故號飲飛弋鳧鴈事自使飲飛為之非取飛鳥為名瓚說夫之飲音次 羽林孤兒

應劭曰天有羽林人將軍之星林諭若林木之盛羽羽翼擊之意故呂名武官馬如淳曰百官

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百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

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林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

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

壽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

軍師古曰即就也就酒與兩將軍並進師古曰兩將軍即詔曰軍旅暴露轉輸

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師古曰

秋賜故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呂奉祭祀後將軍充國言屯

田之計語在充國傳

二年春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群鳥從呂

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祇事不怠其赦天下夏五月羌虜降服

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非首文類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如中國言魁非首其各也如

此瞻云樂遊苑猶是  
帝之德陽宮皆自作  
廟也微少時尤樂社  
郭之間故以社東原  
和陵而以樂遊名苑

稱而此酋不當其義也蓋首惡者唱首為惡也大豪者魁帥也楊玉及酋非皆人名言斬此二人  
之首級耳既已言大豪不當重言酋且趙充國傳又云酋非楊玉首此其明驗也酋音才由反

置金城屬國曰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揮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音灼

將人眾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

列侯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匈奴單于遣名王

奉獻師古曰名王者謂有大名呂別諸小王也賀正月始和親師古曰賀來歲之正月

三年春起樂游苑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又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樂游苑其處則今之所呼樂游廟者是也其餘基尚可識焉蓋本為苑後因立廟乎

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

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也

共盜吏百石臣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溢五斗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竝見修興泰一

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師古曰為為音于偽反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

止于旁師古曰萬舉猶言舉百萬數也舊古飛字也言鸞鳳飛翔覽觀都邑也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

神光交錯師古曰鬯香酒所曰祭神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

嘉嚮海內承福師古曰嚮讀曰贊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

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潁川太守黃霸曰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

如淳曰太守雖號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有功德度異乃得滿秩滿得中二千石九卿秩也

晉灼曰此直謂二千石增秩為中二千石耳不謂滿不滿也師古曰知說非也滿舊已二千石矣

今增為中二千石已寵異之此與地節三年增膠東相王成秩其事同其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

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

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

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五月

匈奴單于遣弟呼嚭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嚭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其人名冬十月鳳皇十

一集杜陵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十二月鳳皇集上

林

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曰改元云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皇太子冠皇太



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四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夏赦徒作杜陵者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

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增薨

師古曰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行

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

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引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

失德乾餱曰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愆過也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乾餱之事為過惡也乾音千餱音侯勿行苛政冬

十一月匈奴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師古曰遼古速字累音力追切封為列侯十二月

平通侯陽暉師古曰暉音於吻反坐前為光祿勳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

大逆不道要斬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吉薨師古曰丙吉也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往

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定匈奴虛閭權

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

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竝自立分為五單于

更相攻擊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死者已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耗損也言十損其八九也耗音吐到反

人民飢餓相燔燒已求食師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因大乖亂單于闕氏服虔曰闕氏音焉支子

孫昆弟及呼遼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已下師古曰伊秩訾且渠當戶皆匈奴官號也音音子移反且音子余反

將眾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

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齊戒師古曰飭與救同郊上帝祠后

土神光竝見或與于谷燭耀齊宮十有餘刻師古曰燭亦照也刻者已滿言時也甘露降

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

闕中樹上張晏曰闕內行馬之裏樹也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竝觀朕

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師古曰婁古屢字書不云乎雖休勿

休祇事不怠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言雖見東美勿自君為有德美當敬於事無怠也

公卿大夫其勗焉

師古曰勗勉也

天下口錢赦殊死臣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

賜鰥寡孤獨高年帛置西河北地屬國臣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

侍

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如麗反師古曰谷服音是也蠡音落矣反

臣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

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臣給北邊

應劭曰壽昌奏令邊郡穀賤時增費而糶穀貴時減費而糶各曰常平倉見食貨志

省轉

漕賜爵關內侯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蝕之詔曰皇天見異臣戒朕

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

師古曰稱副也

臣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

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

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

王銖婁渠堂入侍

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干反

二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薨

文類曰許延壽

夏四月黃龍見新豐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

服五日冬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踞為定陶王

師古曰踞音教

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

黃龍登輿醴泉滂流枯槁榮茂

師古曰槁音口老反

神光竝見咸受禎祥

師古曰禎正也

祥福也

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

師古曰算減錢三十也

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

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

帛夏四月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崖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

王冬十二月行幸萑陽宮

應劭曰宮在鄆秦文王所起伏儼曰在扶風李斐曰萑音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

屬玉觀

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下音覽其上有此鳥因曰屬名音灼曰屬玉木鳥似鳩鵲曰名觀也師古曰音說是也屬音之欲反

匈奴呼韓邪單于

款五原塞

師古曰款叩也

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

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

詔有司議咸

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文類曰遂備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禮不越法度備承視其教

此條云王者所寄  
禮則恩自天子出  
者已發其端待以殊  
耳

今奉順而行也相土契綵也烈烈威也武之盛  
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

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方之外也匈奴單于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

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

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

臣政師古曰言荒外之人非禮所設者政刑亦不及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

不能弘覆其臣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獮來朝應劭曰

音若訕李奇曰獮音山師古曰稽音古奚反獮音剛又音先安反 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臣璽綬冠帶衣裳安

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先行就邸長安宿

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如淳曰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謂謁城阪也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孟康曰左右當戶匈奴官名

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滑橋咸稱萬歲單于就

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臣珍寶師古曰觀示也二月單于罷歸之長樂

衛尉高昌侯忠晉灼曰功臣表董忠車騎都尉昌晉灼曰韓昌騎都尉虎文穎曰不異姓晉灼曰百官表唯記三輔

郡自上若此皆不見姓無從知之 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孟康曰前光祿徐自

為所築城詔北邊振穀食郵支單于遠道師古曰郵音質匈奴遂定詔曰迺者鳳皇

集新蔡群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臣萬數師古曰行音胡邱反鄉讀曰嚮其賜汝南

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

二級毋出今年和三月己丑丞相霸薨文穎曰黃霸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丘易大

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冬烏孫公主來歸應劭曰楚王女解憂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

火 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曰冠元焉師古曰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然則應說非也見新豐者於此五載矣春正月行

幸其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

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師古曰措置也音于故反是日

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朕既不明數申詔公

卿大夫務行寬大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之順民所疾苦師古曰知所疾苦則順其意也將欲配三王之

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臣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

或臣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

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

計簿具文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簿音步戶反其下亦同務為欺謾巨避其課師古曰謾誑言也音慢又

連反音莫三公不巨為意朕將何任師古曰言無所委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

應劭曰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巨其直自給不復取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舊章也故絕之

張晏曰先是武帝巨用度不足宜有巨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眾巨取其稟者或

自給於是姦吏緣巨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如淳曰是時有所省卒徒而羣臣御史察

有請之巨自給官府者先時聽與之今更悔之不復聽也師古曰應張二說也

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二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人

紫宮蘇林曰皆星名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

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巨効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臧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

為廉吏也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八癸巳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師古曰於此已書尊太皇太后而元紀之首又重書之然尊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宜同一時則元紀為是而此紀誤重之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

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日

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鮮少也言亦有能及之者鮮音先踐反亦足巨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

乖亂推亡固存李奇曰推亡者若糾為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而弊之固存者譬如鄰國曰道湫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

自奮爭有事故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到支單于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故此晉引之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為申古通用字一說恩信及威並著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殷之高宗及周宣王也

宣帝紀第八

漢書卷八

漢書八

元帝紀第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帝荀悅曰諱顯之字曰盛應劭曰諱法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

為太子師古曰宣帝即位之明年改元曰本始本始凡四年而改元曰地節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

文法吏曰刑名繩下晉灼曰刑名家各名家也太史公曰法家嚴而少恩名家儉而善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

周政乎師古曰姬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

曰師古曰作動也漢家自有制度本自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

音胡兩反師古曰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廼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

此勝三德教不可不純俗儒不足委任宣元

若有所偏或治或亂又非盡由所採之術

其天資乃判智愚

音胡兩反

子而愛淮陽王師古曰繇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婕

倖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師古曰繇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

終不背焉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皇后曰皇太后文穎曰坤成王皇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一十八

侯王公主列侯黃金吏二千石師古曰下錢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三月

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師古曰呂三

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師古曰振起

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

侍許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文穎曰戴侯許廣漢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聖

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師古曰問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

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師古曰臨遣光祿大夫褒

等十一人應劭曰自臨而循行天下師古曰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師古曰之

失職之民師古曰失職失其常業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

石誠能正躬勞力師古曰相者諸侯王相也守郡守也宣明教化師古曰親萬姓則六合之內

和親庶幾虛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師古曰虞書益稷

賢股肱之臣皆得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

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

且假貧民師古曰湖深水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一師古曰三

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

師古曰以五十戶為率共賜之六月師古曰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貢省苑馬師古曰振困

乏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

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師古曰相救詔曰閒者陰陽不調黎民

飢寒無師古曰保治師古曰惟德淺薄不足師古曰充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言已德淺薄不足以充

舊貫舊貫者常居也師古曰論語稱閔子騫云仍舊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

治師古曰繕補也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師古曰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立弟竟為清河王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為王詔罷黃門乘輿

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孟康曰宮名也在杜縣東晉灼曰史記云葬二世社南宜春苑中師古曰

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飲飛外池如淳曰漢儀注飲飛具燔繳以射是鷹給祭祀是故有池也嚴籙池田蘇林曰嚴

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師古曰考老也言得壽考終其

命天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

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

敗獠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師古曰獠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獠音完厭音烏押反山

崩地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師古曰治有大虧咎至於斯

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師古曰鬱不通之意也序次也聞者歲數不

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已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

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已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

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夏四

月丁巳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師古曰第上爵

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二十萬五大夫十萬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六月關東飢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師古曰五穀不

收人但食菜故其顏色變惡慘怛於心師古曰慘痛也怛悼也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

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

其咎安在公卿將何巨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師古曰悉意盡意也靡無也

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已經

書厥功茂焉師古曰茂美也道讀曰導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

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

師古曰此諸侯謂諸侯王也

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

群臣待詔賈捐之曰為宜棄珠厓救民饑饉

師古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蔬菜也

乃罷珠

厓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

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

師古曰燭照也

群司又未肯極言朕過曰

至於斯將何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言相振

師古曰仍類也

加言煩擾虐

苛吏拘牽虐微文不得永終性命

師古曰永長也

朕甚閔焉其赦天下夏旱

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

師古曰煬音供養之養也

封故海昏侯賀子代宗為侯六月

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

師古曰繇與由同

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

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

極言

師古曰媮與偷同

朕甚閔焉永惟悉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

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

師古曰不急之事古云非業也

恐非所宜佐陰陽之道也其罷

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

師古曰費用之物務減省

條奏毋有所諱有司

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

是言事者眾或進擢召見人人自曰得上意

師古曰人人各自以當天子之意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春正月己酉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

文穎曰姓姬名延年其祖文姬嘉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為周子南君今奉

周祠師古曰承休國在潁川

位次諸侯王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于參

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

師古曰逮及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

眾僚久慮

應劭曰慮音職師古曰慮古曠字曠空也

不得其人則職事空廢

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

懼之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

師古曰匍匐谷風之詩也言見人有喪禍之事則當盡力以救之匍音步扶反匍音步得反

其令太官毋日殺

師古曰殺師古

得日日宰殺

所具各減半

師古曰食具也

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師古曰秣養也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駕供郊

此時三陰陽月令發于魏相至此言陰陽者遂盛



李之自爾抵至常平倉皆罷之

祀蒐狩之事非游田者也林音末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

續縱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縱與纒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紫也統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素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

北假田官李斐曰主假實見官田與民收其假稅也故置田農之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師古曰晉說見也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呂廣

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

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

除光祿大夫呂下至郎中係父母同產之令應劭曰舊時相係一人有過皆當坐之師古曰特為郎中以上

除此令者所以優之也同產謂兄弟也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

籍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司馬中者宮內門也司馬主武兵禁之意也

籍籍者為一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官門案官相應乃得入也師古曰應說非也從官

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故此下云科第郎從官司馬中者皆宮中之外門也師古曰應說非也從官

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七徵巡宿衛而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冬十二月

丁未御史大夫貢禹卒衛司馬谷吉使匈奴不還師古曰即衛尉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

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

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呂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且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

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師古曰言今所治人即五帝三王之眾庶咎在朕之不明亡呂知賢也是

故士人在位服虔曰士人佞人也而吉士雍蔽師古曰吉善也大雅卷阿之詩曰嘉謨王多吉士雍讀曰重呂周秦

之弊民漸薄俗師古曰為薄俗所漸染也重音自用反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

元元何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

之貸種食如貧民師古曰此皆謂遇赦新免罪者也故云如貧人賜吏六百石呂上爵五大夫勤

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是

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隕霜傷麥稼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晉灼曰或無稼字或稼字在秋下稼或作穡或作霖五行志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飢言傷麥稼秋罷是也師古曰晉說

得之秋者謂秋時所收穀稼也今俗猶謂黍豆之屬為雜稼云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

此禮云光祿亦以此科第郎從官則周官宰夫正歲于宮中擇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小宰大宰之餘意也

此禮云光祿亦以此科第郎從官則周官宰夫正歲于宮中擇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小宰大宰之餘意也

語近厚而查... 氣所以為元帝也

姦軌服

師古曰軌與充同軌在外曰姦在內曰軌

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

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晦昧

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

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

同又音鳥感反

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竝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

薄謂百姓何

師古曰言何言撫臨百姓

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

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中二

千石百下至中都官長吏各有差吏六百石百上爵五大夫勤事

吏各二級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

不敢荒寧

師古曰荒廢也不取廢事而自寧

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

效

師古曰婁古屢字其後亦同

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施與禁切未合民

心

師古曰施惠備薄禁令煩苛

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

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

是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

師古曰氛惡氣也邪名言非正氣也太陽日也

正氣湛掩日久

奪光

師古曰湛讀與沈同湛掩者見掩而湛沒

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臣戒朕躬

師古曰朕見顯示

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六月

詔曰閒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

於饑饉亡臣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

赦天下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八月臣太常任干

秋為奮威將軍別將五校竝進

師古曰別領五校之兵而與右將軍馮奉世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夏四月癸未大司

馬車騎將軍接薨師古曰王接冬十一月詔曰迺者三丑地動中冬雨水

大霧

師古曰中讀曰仲雨音于具反

盜賊竝起吏何不臣時禁各恣意對

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

悉盡也

冬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

師古曰復音扶日反

臣用度不足民多復除

師古曰復者方

無臣給中外繇役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加臣

邊竟不安師旅在外師古曰斐讀曰境賦歛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

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

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

晦日有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

澤今朕睠于王道師古曰睠讀與暗同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

惑師古曰靡無也眩視亂也音胡聘反是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李奇曰還反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者發號施令如汗出不可復反

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師古曰愛憎各異也

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師古曰小雅十月之父之詩也孔甚也言災異既多百姓甚可哀愍自今日來公

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日輔朕之不逮師古曰虞書外錄藝云慎厥身修思永言當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故此詔云慎身修永也今流俗書本永上有職事者後人不曉妄加之耳

直言盡意無有所諱九月戊子罷

衛思后園服虔曰戾太子母也及戾園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諸陵

分屬二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巨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所

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

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師古曰稅損也音呼到反永有不安之意是日東垂

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師古曰稅損也音呼到反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虛

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日綏四方師古曰大雅民勞之詩也止語助也迄至此也康安也言人勞已久至此可

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應劭曰先后為其父母置邑守家以

奉祭祀既已久遠又非典制故罷之師古曰奉邑奉音扶用反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平祠后土秋潁川水

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晉灼曰從官猶從役從重也臣瓚曰告休假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官即上侍從之

官也言凡為吏為從官其士卒遣歸冬上幸長楊白虎館師古曰射音食亦反布車騎大

此謬云此使民善政

此謬云法窮則變此說得之

獵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時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

都門至枳道如淳曰三輔黃圖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城門其外郭曰東都門也師古曰蛾若今之蠶蛾類也音五何反枳音只似道解在高紀冬河

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

太守秩戶十二萬為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

王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一月齊地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

音千具反樹折屋壞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覘道諸侯王呂邪

意漏泄省中詔師古曰道讀曰導博要斬房棄市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玄成

薨師古曰玄成秋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昆師古曰言延壽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

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橋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改郵支單于師古曰橋與橋

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許自上命發兵故言矯發也戊巳校尉者鎮安西城無常治處亦稱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巳四季寄至故曰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巳校尉一說戊巳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巳也郵音質冬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師古曰縣古懸字也蠻夷邸若今鴻臚客館

四年春正月己誅郵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己

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服虔曰討郵支之圖書也或曰單于夏四月詔曰朕承

先帝之休烈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閒者陰陽不調五行失

序百姓饑饉惟丞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

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

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六月甲申中

山王竟薨藍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涇水水逆流孟康曰安陵岸惠帝

陵旁涇水岸也師古曰雍讀曰雍

五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

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

此語云此今法農忙  
傳訟所始

業匪敢解怠師古曰兢兢慎也業危也解讀曰懈德薄明曉教化淺微師古曰曉讀與暗同傳不云虐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其救天下賜民爵一

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

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師古曰勞農謂勉之勞音來到反今不良之

吏覆案小罪師古曰覆音方目反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且妨百姓使失一時

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師古曰申重也夏六月庚申復

戾園壬申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文穎曰高祖已

目有廟在長安城中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師古曰原者再再作廟也晉灼曰原本也始祖之廟故曰本也師古曰文說是昭靈后武哀王昭哀

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

竟寧元年應劭曰虛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且女寧故曰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若依木字而讀義更弘通也春正月匈奴庫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

鄧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虛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

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闕氏應劭曰都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王檣王氏女

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師古曰第

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師古曰即繁延壽也繁音蒲何反三月

癸未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夏封騎都尉

甘延壽為列侯賜副校尉陳湯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壬辰帝

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

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秋七月丙戌葬渭陵臣瓚曰自崩及

葬凡五十五月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也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彪自說也外祖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樊叔皮也師古

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鼓琴瑟吹洞簫如淳曰

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

此語云此今法農忙  
傳訟所始

此語云此今法農忙  
傳訟所始

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師古曰分荆節度也蘇林曰荆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被音皮義反為之節制也師古曰韋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曰政貢辭韋匡迭為宰相師古曰貢禹辭廣德韋賢匡衡迭互而為丞相也迭音大結反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師古曰為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元帝紀第九終

成帝紀第十

漢書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成皇帝

荀悅曰諱驚字太孫驚之字曰俊應劭曰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師古曰驚音五到反

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

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

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

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曰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為世

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

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桂宮在城中近北宮非太子宮

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

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

不敢絕馳道

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

中道師古曰絕橫度也

西至直城門

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也

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

問其故曰狀對上大說

師古曰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師古曰言云者

此舉著其後幸酒樂燕樂

晉灼曰幸酒好酒也樂燕沈讌也師古曰幸酒晉說是也樂燕樂者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燕樂損矣燕

樂燕私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反下樂音來各反今流俗本無下樂字後人不曉輒去之

上不曰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

此略云漢諸帝高帝祖宣帝先武興於民間以字著獻帝孫位字亦著焉唯成帝之字則以古無太孫之號宣帝以世嫡故遂呼之亦傳為字後人遂自世嫡皇孫曰太孫也

甄母傳昭儀又愛幸上吕故常有意欲吕恭王為嗣賴侍中史丹  
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吕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竟寧元年  
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吕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  
將軍領尚書事乙未未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吕葬  
奏可七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文穎曰宣帝父史皇孫廟立故河間王弟

上郡庫令良為王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有星孛于營室罷上林詔獄師古

曰漢書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屬水衡二月右將軍長史姚尹等使匈奴還去塞百餘

里暴風火發燒殺尹等七人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王太后公

主王主張晏曰天子女曰公主秩比公也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則翁主也王主婚故曰王主吏二千石黃金宗室諸官

吏千石吕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

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

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如淳曰言始即帝之正而有彗星之虧也答孰大焉師古曰孰有大於此者孰誰也書云惟

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載武丁之臣祖已之辭也假至也群公孜孜

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師古曰孜孜不怠之意孜孜不怠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

刻師古曰恕者仁也恕已之心已度於物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

侯王崇為安成侯應劭曰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案劾職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為之無負也賜舅王譚

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

諱六月有青蠅無萬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言萬數計之而不可得故云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

坐服虔曰公卿吕下朝會坐也晉灼曰內朝臣之朝坐也師古曰朝臣坐之在宮殿中者也服虔是矣坐音才臥反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

者二十五所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

出九月戊子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十二月作

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韋吕

上師古曰韋與園同郡國被災什四師古曰什四謂田畝所收十損其四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廼者徙秦

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敷同皇天報應神光

竝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謂供其張設他皆類此赦奉郊縣長安

長陵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並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減

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閏月詔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二

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師古曰內郡謂非邊郡三月北宮井水溢出

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師古曰許嘉女罷六殿技巧官

服虔曰倡技巧者也師古曰謂巧藝之技耳非倡樂之技也夏大旱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縣師古曰樊及亢父東平之二縣也元音抗父音甫秋罷太子博望苑文類曰武帝為衛太子作此苑今受賓客也詔賜宗室朝請者師古曰才性反減乘輿廐馬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

師古曰收秋關內大水七月虜工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

入尚方掖門服虔曰虜音斯也劭曰虜上地名在渭水邊陳姓也持弓名也無符籍妄入宮曰關掖門者止門之傍小門也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北面西頭第一門師古曰掖門在兩傍言如人臂掖也至未央宮鈞盾中吏民驚上城九月詔曰廼者郡國

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于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師古曰訛偽言吏民驚

恐奔走乘城師古曰乘登也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職者眾師古曰職常也

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君

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眾也昆蟲言眾蟲也又許慎說文云二虫為蝮讀與昆同謂蟲之總名兩義並通而鄭康成曰昆蟲為明蟲失之矣虫音許尾反人君不德謫見天地師古曰言天地見變所以責之災異婁發曰

告不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治音文吏反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乃戊申日蝕

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

言師古曰虞書益稷之篇云帝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我有違道汝當正之無得對面則順從唯退後則有謗讟之言也故此詔引之丞相御史與

師古曰承相御史與

師古曰承相御史與

師古曰承相御史與

師古曰承相御史與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

公車朕將覽焉越嶺山崩

四年春罷中書宦官

臣贊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

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

初置尚書員五人

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

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夏四月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五月中謁者

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

應劭曰豐為長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校尉臨素與豐有怨見其尊顯畏為已害拜訖未出使人刺殺

秋桃李實大水河決東郡金隄

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

冬十月御史大夫

尹忠呂河決不憂職自殺

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

師古曰兗州豫州之地

校尉王延世

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賜天下吏民爵各有差夏四月己亥晦

日有蝕之既詔曰朕獲承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

師古曰謂不副先帝之業

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天著厥異享在朕躬公卿大夫

其勉悉心已輔不逮

師古曰悉盡也逮及也

百寮各修其職停任仁人退遠殘賊

師古曰停厚也遠離也遠音千萬反

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并大

鴻臚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治鐵飛語在五行志夏六月封舅譚商立

根逢時皆為列侯

三年春二月丙戌犍為地震山崩

師古曰犍音其言反又其連反

雍江水水逆流

師古曰雍音壘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

師古曰言中曰別外

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師古曰言令陳農為使而使反下使使之求遺書也上使音所讀如本字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

租賦所振貸勿收二月單于罷歸國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遣光

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

師古曰巡行而舉其狀也瀕水厓也瀕河言傍河也行音下更反瀕

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師古曰財與裁同謂量其等差而振貸之其為水

此書云劉向校中祕書五堅大書於帝紀身經以措也

此書云司隸校尉天子侍以清華數而中人得以此殺之豈非祿公之宅兆乎

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槨積葬埋師古曰槨積謂小棺槨音衛積音讀已葬者與

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宄食之文穎曰宄散也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者戶給役使也如淳曰散著人開給食之官償

其直也師古曰文說見也謹遇巨文理無令失職師古曰勿使失其常理舉惇厚有行能

直言之士壬申長陵臨涇岸崩雍涇水夏六月庚戌楚王囂薨山

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之蘇息也春二月丁未晦日有

蝕之三月赦天下徒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二年春寒詔曰咎在帝堯立義和之官應劭曰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命巨四

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曰云黎民於蕃時雍應劭曰黎眾也時是也雍和也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

不信陰陽薄而小之師古曰謂為輕少之事也所奏請多違時政李奇曰時政月令也傳巨不知

周行天下如淳曰在位者皆不知陰陽時政轉轉相因故後人遂不知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遞相因循巨所不知之事施設命周偏天下而欲望陰

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月令三月大赦天下夏五月除吏

八百石五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

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應劭曰天井在上黨高都壺口在壺關五阮在代郡如淳曰阮音近捲反師古曰苛細刻也阮音其遠反苛音何遣

諫大夫博士分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九月奉使者

不稱師古曰不副上意詔曰古之立太學將巨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

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師古曰溫厚也謂厚

積於故事也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巨尊道德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故此引焉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

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師古曰卓然高遠之貌也是歲御史大夫

張忠卒師古曰史不記其月故書之於歲末其下王駿亦同

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

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

此略云王章不言為王鳳所害於體例不能一也

丞逐捕呂軍興從事皆伏辜師古曰逐捕之事須有發與皆依軍法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

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曰食為首師古曰洪範尚書篇名箕子為周武王所說洪大也範法也八政一曰食蓋王政之所先故曰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師古曰言倉廩充盈則家家自足人不犯禁無所用刑也先帝勸農蘇曰勸音翹精異之意也音灼曰勸勸勉也薄其租稅寵其疆力師古曰謂優寵力田之人令與孝

弟同科師古曰謂每同薦舉及加賜也閒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曰矯之師古曰鄉讀曰嚮矯正也方東作時應劭曰東作耕也師古曰春位在東耕者始作故曰東作虞書堯典曰平秩東作其令二千石勉

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蓋秦時商鞅所開也勞來勸勉之意也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書不云乎服田力耜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耜力乃有秋收也師古曰此尚書盤庚之辭其勛之哉

二月赦天下秋九月壬申東平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師古曰于定國子

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

刑罰不中眾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曰陰陽錯謬寒暑失序師古曰序次也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師古曰蒙被也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

克者壽咎在厥躬文選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者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曰自責耳文氏乃云咎在用事斯失之矣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師古曰天子自臨救而遣舉三輔三

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救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遺貸未入者勿

收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作役者曰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師古曰戲水之鄉也音奉初陵賜百戶牛酒上始為微行出張晏曰於後門出從期門郎及私許宜反冬黃龍見真定師古曰本趙國東垣縣也

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雉師古曰蜚古飛字也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詔曰古之選賢

傅納曰言明試曰功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也令其陳言而省納之乃試曰事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

師古曰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眾庶樂業咸曰康寧朕承鴻

逸道也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飢寒師古曰婁古屢字而望

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曰率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帝王之道曰曰陵夷

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積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丘陵之透遲稍卑下也他皆類此意廼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

不通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

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曰上五千

戶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師古曰並於昌

陵賜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師古曰賈讀曰價大旱秋八

月乙卯孝景廟闕災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廣漢男子鄭躬

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師古曰逆取曰篡盜庫兵自稱山君

四年春正月詔曰數赦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

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眾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

宄者眾師古曰宄散失其事業也先音人勇反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

者孰當助朕憂之師古曰孰誰也已遣使者循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被災害什四

已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

籍內師古曰錄其名籍而內之所之郡國謹遇曰理師古曰之往也務有曰全活之思稱朕意

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冬廣漢鄭躬等黨與淺廣師古曰淺古浸

字浸犯歷四縣眾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

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賊當相捕斬而來者赦其本罪旬月平遷護為

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藏冰之室戊午戾后園闕火夏

四月封婕妤趙氏父臨為成陽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

祿大夫王莽為新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師古曰趙飛燕也即上所謂婕妤趙氏大赦

此瞻云如此則雖遇凶災而可不至流為寇賊亦治標之善策

立飛燕為后封王莽為侯同在一年

天下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群下過聽將作大匠

萬年師古曰過誤也萬年解萬年也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

未加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藏墳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

內贖說是也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客土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已增高為客土也

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師古曰惟思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故詔引之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勤搖之心立城

陽孝王子俚為王如淳曰俚音里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王皇后也

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乙酉晦日有蝕之詔曰廼者龍見于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

曰顯朕郵師古曰郵與尤同謂過也朕甚懼焉公卿申救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

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又曰關東比歲不登師古曰比類也吏

民曰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如淳曰賜之爵復相賦已為直師古曰此說非

安和壽乃至國曰疾以此不至甚漫也

也收食貧人謂收取而養食之助縣官振贍謂出物助郡縣之官其百萬已上加賜爵

右更師古曰第十四爵也更音工行反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師古曰先已為吏則遷二等三十

萬已上賜爵五大夫師古曰第九爵也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已上家無

出租賦三歲萬錢已上一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十二月詔

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

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絲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作謂急也卒徒

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師古曰罷讀曰疲匱空也竭盡也常侍閔

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師古曰閔王閔也侍中衛尉長數白宜

早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長淳于長也朕已長言下閔章如淳曰昌衛尉長數曰罷故因下閔請奏罷作之章師古曰下

音胡稼反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闕典主省大費師古曰司農中丞主錢穀願庸故云庶主民

曰康寧闕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

闕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壽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

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是歲御史大夫王駿卒師古曰王吉之子也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天災仍重朕甚懼焉師古曰仍頻也重音

專用惟民之失職師古曰失其常業也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

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冬

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

寶祠師古曰陳寶祠在陳倉語在郊祀志十一月尉氏男子樊竝等十三人謀反

師古曰尉氏陳畱之縣殺陳畱太守劫畧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

竝等皆封為列侯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

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

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師古曰趣讀曰促汝南太守嚴訢捕

斬令等師古曰訢與欣同令即蘇令遷訢為大司農賜黃金百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

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田租夏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

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出杜陵諸未

嘗御者歸家詔曰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師古曰婁古屢字朕甚懼之有

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師古曰悉盡也朕將親覽焉又曰聖王明禮制曰序尊

卑異車服曰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師古曰

曰行音下更反上義而下利師古曰以義為上以利為下方今世俗奢僭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一曰止也靡

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師古曰則法也未聞脩身遵禮同心

憂國者也或廼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浸已成俗

師古曰寢漸也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為太師之官也言居位甚高備為眾庶所瞻仰其申敕有司曰漸禁

此瞻云宣帝之葬至是三十六年矣此無繼嗣故出之也

之師古曰謂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師古曰然則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師古曰然則

曰省視也視而改之論語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司隸校尉察不變者秋七月辛未晦日有蝕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

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赦天下秋七月有星

孛于東井詔曰廼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在

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已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師古曰公卿與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

者各一人封蕭相國後喜為鄼侯冬十二月辛亥大司馬大將軍

王商薨是歲昭儀趙氏宮後宮皇子師古曰趙飛燕之妹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四月立

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眾

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謂之校獵師古曰如說非也此校謂已木自相貫穿為關校正校人職

云六殿成校是則已遮闌為義也校獵者大為闌校已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幡旗雖有校各本

因部校此宿黃陽宮師古曰賜從官無豫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師古曰岷雍江三日江水竭二月封

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二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幸河

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

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運宇內百姓怨望者眾不蒙天祐至今未

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

此類云此世書說王承帝  
有大宗願親其罪于  
志大因此傷元后之心奸  
惑借以竊權國之將止未  
有不差於倫能不至者其  
微則又在成帝時夫婦  
刺合之重賤者得也  
自莊純嗣并及宗社也  
封元羊五月封王莽為  
新莽庚六月立皇后趙  
氏適相府會終成禍  
胎豈偶哉哉

師古曰始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已承天序繼祭祀其立  
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卿侯益中山國三萬  
戶已慰其意師古曰已不得繼統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

也  
自其其美

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又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曰通

三統也師古曰天地人是為三統二王之後并已為三管成湯受命列為三代師古曰夏殷周是為三代而祭祀廢

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臣贊曰無若孔吉最正也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

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己大司

馬票騎大將軍根為大司馬文頴曰王根也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為大司空

封為列侯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秋

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定陵

侯淳于長大逆不道下獄死廷尉孔光使持節賜貴人許氏藥飲

藥死師古曰即前所廢皇后許氏也十二月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二月行

幸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四月己卯葬延陵臣贊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

長安六十二里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晉灼曰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眄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默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曰美成帝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曰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轡較與此不同轉音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大夫濟濟士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師古曰稱職克當其任也可述

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反他皆類此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

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此瞻云謂有其容

疾其德也

於綺反

言有文采

趙氏亂內外家擅朝

讀曰曉



成帝紀第十

西川毛鳳藹氏書

漢書

哀帝紀第十一

漢書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哀皇帝

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恭仁短折曰哀

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

三歲嗣立為王長好文辭法律

師古曰年長而好之

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

中尉

師古曰三官皆從王入朝

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之以問

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

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

師古曰說其義

他日問中山獨從傅在何

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

師古曰中志之

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鞮係解

師古曰食而獨在後飽及起又鞮係解也鞮音武伐反

成帝由此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

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

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

稱定陶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勸帝曰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

之師古曰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

王立為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臣假

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敢言為太子故云假充若言非正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

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曰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言成王宜眾宜人天所保佑求得福祿故子孫眾多也十萬曰億故

此謝書引以為言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

奏天子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祀所臣

厲太子專為後之誼師古曰獎勸使也語在外戚傳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

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大赦天下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師古曰有屬謂親吏未盡尚有服者

民爵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太皇太后詔尊定陶

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師古曰傅晏女詔曰春秋母曰子貴尊

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

信宮中宮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

父為褒德侯師古曰傅父傅太后父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

侯追諡滿父忠為平周懷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

光祿大夫趙欽為新成侯六月詔曰鄭聲淫而亂樂師古曰鄭國有漆洧之水男女亟於

其間聚會故俗亂而樂淫聖王所放師古曰放棄也論語稱孔子曰放鄭聲其罷樂府曲陽侯根前師古曰根前大司馬

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戶師古曰王根也建議立哀帝為太子太僕安陽侯舜輔導有舊恩

益封五百戶師古曰王舜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汜鄉侯何武益封各千戶

師古曰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師古曰儀表者言為禮儀之表率益封

萬戶又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師古曰言為常法不可改易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

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師古曰失職失其常分也重音直用反其議限列師古曰令條列而為限禁有

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

此婦云哀帝行限田之制本善王莽之行王

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

如淳曰名田國中者自其所食國中既收其租稅又自得私田三十頃名田縣道者今甲

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今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遙食其國租稅復自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

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

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如淳曰市井子孫不得為吏見食貨志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

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

無作輸如淳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輸耳除任子令及誹

謗詆欺法應劭曰任子今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者保也誹詆也音丁禮反掖庭宮人

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獻

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

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秋曲陽侯

王根成都侯王況皆有罪根就國況免為庶人歸故郡詔曰朕承

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

比地動

師古曰比比猶言頻頻也

廼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朕之

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師古曰舉其籍也行音下更反

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師古曰賜錢三千以充棺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

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什四謂十分損四

建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侍中騎都尉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

皆有罪免為庶人師古曰訢欽皆趙昭儀之兄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

冢塋皆已賦貧民師古曰塋冢城也賦給與也塋音營二月詔曰蓋聞聖王之治已得賢

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醇厚能

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師古曰言有孝弟醇厚直言通政事之人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者

三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丞相將軍中二千石中都官郎吏金

錢帛各有差冬中山孝王太后媛師古曰馮奉世之女也媛音媛弟宜鄉侯馮參有罪

皆自殺

此禮云自此而王氏家施漸及民矣

推之既仕者子正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於初聽大德三年后利建行三年表建光三年安帝親政官不使後世之若公卿則後漢之世不議行三年喪禮也

此禮云漢制之失莫大於此禮者不為父母行服三年達禮於是焉廢其子室者不過自卒至終後三年而已哀帝既行後三年子室三年何不

此禮云去定陶而直  
稱恭皇以太上皇為  
比也

二年春三月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此下皆同夏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巨顯尊尊師古曰天子之至親當極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

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于京師赦天下徒罷州牧復刺史六月庚申帝太后丁

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詩王風大車之篇也穀生也

穴冢覆新為寢室也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師古曰禮記稱孔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自來未之有改也郁郁乎文哉師古曰季武子嘗大夫季孫宿也成

吾從周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言周觀視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典文大備吾從周禮也郁郁文盛貌孝子事亡如事

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師古曰為冢墳也復音扶目反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識應劭曰諸呂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

號詔曰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應劭曰哀帝自言漢

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

自新師古曰基始也元大也始為大事之命謂改制度也又曰更受天之天命其大赦天下曰建平二年為太初元

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李斐曰陳道也言得神道聖者劉也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後謬語曰明莽當篡立而不知章昭

漏刻百二十為度師古曰舊漏書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齊人甘忠可所造今賀良等重言遂施行之

七月曰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使得

自安八月詔曰特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曰永

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師古曰過誤也冀為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背

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收令還之臣瓚

賀良等反道惑眾下有司皆伏辜丞相博御史大夫玄

孔鄉侯晏有罪師古曰博朱博玄趙玄晏何晏博自殺玄滅死二等論晏削戶四分之

一語在博傳

此禮云張衡謂儀其  
象半則夏賀良其  
人內學之祖欽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癸卯帝太太后所居

桂宮正殿火三月巳酉丞相當薨師古曰平當有星孛于河鼓夏六月立

魯頃王子郿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郿音魚縣名也屬東海師古曰又音吾冬十一月壬子復甘泉

泰時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東平王雲雲后謁安成恭侯夫人放

文類曰恭侯王崇王太后弟皆有罪師古曰自殺謁放棄市

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壽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壽又言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經歷

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李奇曰皆陰為陽之象

擊鼓號呼相驚恐師古曰呼音火故反二月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為

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侍中鄭業為陽信侯三月侍中駙馬都尉

董賢光祿大夫息夫躬南陽太守孫寵皆自告東平王封列侯語

在賢傳夏五月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六月尊帝

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秋八月恭皇園北門災冬詔將軍中二千石

舉明兵法有大慮者師古曰慮謂策謀思慮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

宿夜憂勞未皇寧息師古曰皇服也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師古曰贍足也未睹厥咎

婁敕公卿庶幾有望師古曰望其屬精為治婁古屢字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

仲或上暴虐假執獲名温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

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

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師古曰悉盡也察官也敦任仁人黜遠

殘賊師古曰敦厚也遠音手萬反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丁巳皇太太

后傅氏崩三月丞相嘉有罪下獄死師古曰王嘉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

軍丁明免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鳴呼也師古曰門之鋪首所目衛環者也鋪音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二月歸國單于不說師古曰

師古曰語在匈奴傳夏四月壬辰晦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分職

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

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師古曰司直司隸漢舊有

舊無今特創事未定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二十一即位六年

元壽二年秋九月壬寅葬義陵臣贊曰自前至葬凡百五十五里

贊曰孝哀自為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師古曰博

也令善也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欲疆

主威曰則武宣師古曰雅性不好嚴色時覽卜射武戲應劭曰卜射皮卜

博為十角力為武戲也管灼曰日延壽即位痿痺蘇林曰痿音萎枯之萎如淳曰痿音踰踰

傳試下為期門師古曰蘇晉二說是末年寤劇師古曰寤劇也饗國不永哀哉師古曰

哀帝紀第十一

漢書十一

漢書十一

平帝紀第十二

漢書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平皇帝荀悅曰諱衍之字曰樂應劭曰布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

衛姬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大

司馬賢年少不合眾心師古曰其上印綬罷賢即日自殺新都侯王

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遣車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咸使

持節迎中山王師古曰為使而持辛卯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

居北宮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師古曰北宮及桂宮皆在孔鄉侯傅晏

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師古曰恭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

位謁高廟大赦天下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

官總已曰聽於莽師古曰聚束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

百姓改行繫已全其性命也性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

此等之此莽羅致居  
乘不遠之人被以望  
外過恩使為己用耳  
莽謂諸有滅及內  
惡未發者不以小疵妨  
大材昔林亦謂若必  
廉去而後用則商桓  
何以世算其賊再求往  
必于其類以爲此屬  
皆計不反厥不得在  
劫鳴吠以圖官費  
一時乃可唯我而使  
也

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師古曰洒蘇也音先禮反及選舉者其

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已為難保師古曰更經也難保者言已嘗有罪過不可保也更音工衡反廢而弗舉

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師古曰論語云仲弓問政孔子對曰赦小過舉賢材故此詔引之諸有臧及內

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師古曰有臧謂臧貨致罪令士厲精鄉進師古曰鄉讀曰嚮不

引小疵妨大材師古曰疵病也自今已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師古曰置立也

置奏上謂立文奏而有不如詔書為虧恩已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師古曰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

遠風俗殊隔故詔使三公已薦宗廟群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

賜號安漢公及太師孔光等皆益封語在莽傳賜天下民爵一級

吏在位二百石已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廼為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賜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一切者權立故東平

王雲太子開明為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封宣帝耳孫

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太僕王憚等二十五人師古曰憚音於吻反前議定陶

傅太后尊號守經法不阿指從邪右將軍孫建爪牙大臣大鴻臚

咸前正議不阿師古曰咸左咸後奉節使迎中山王師古曰謂奉持節而為使及宗正劉不惡

執金吾任岑中郎將孔永尚書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詡師古曰岑音土林反恂音荀詡

音况皆已前與建築東迎即位師古曰帝本在中山出關而迎故曰東迎與讀曰豫奉事周密勤勞賜

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賜帝徵即位前所過縣邑吏二千石已下

至佐史爵各有差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子

同產子者皆得已為嗣師古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公列侯嗣子有罪耐已上

先請宗室屬未盡而已罪絕者復其屬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為吏舉廉佐史

補四百石如淳曰宗室為吏及舉廉及佐史皆補四百石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宗室為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為佐史者例補四百石天下吏

比二千石已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已一與之終其身師古曰遣參三也

諫大夫行三輔師古曰行舉籍吏民張晏曰舉錄賦巨元壽二年倉卒時

橫賦斂者償其直師古曰卒讀曰義陵民家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

象生制農為殿屋故曰殿中師古曰天下吏舍亡得置什器儲侍師古曰軍法五人

此說非也殿中謂中象正殿處外史閭師秩六百石應劭曰周禮閭師掌四班教化禁淫祀放鄭嚴乙未

義陵復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文穎曰哀帝陵也衣在寢中今自

寢令已急變聞師古曰非常之用太牢祠夏五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大

赦天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六月使少傅

左將軍豐師古曰賜帝母中山孝王姬璽書拜為中山孝王后賜帝

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二千

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

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龍明光宮及三輔馳道天下女徒已論

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道歸

鬼薪取薪於山已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

復貞婦鄉一人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師古曰海丞主

諸果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太皇太后省所食湯沐

邑十縣屬大司農常別計其租入已贍貧民秋九月赦天下徒已

中山苦陘縣為中山孝王后湯沐邑師古曰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師古曰犀狀如水

詔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更名曰今更名合於古制

師古曰使太師光奉太牢告祠高廟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

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為廣川王師古曰盱音許廣川惠

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

宣平侯張敖玄孫慶忌絳侯周勃玄孫共舞陽侯樊噲玄孫之子



今捕蝗尚有此法

章皆為列侯復爵師古曰共讀曰恭復音扶福反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玄孫酈明友

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

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

三十人張晏曰王莽為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是為四輔莽復兼大司馬馬宮為司徒王崇為司空是為三公呂口賦貧民師古曰賦貧民師

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

置醫藥師古曰舍止也賜死者一家六尸呂上葬錢五千四尸呂上三千二

尸呂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呂為安民縣師古曰中山之安定也池音大河反起官寺市

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師古曰種音之

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如淳曰民宅二百區呂居貧民秋舉勇武

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九月戊申晦日有蝕之赦天下徒使

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遣執金吾侯陳茂

假巨鉦鼓師古曰鉦音征少又但往諭曉之耳所曰鉦鉦鼓者欲重其威也鉦者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師

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

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如淳曰賊難自出得還其家而已不得復除尚當役作

重徙雲陽服虔曰重成重也作賦長帥故徙之也賜公田宅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

歲一人李奇曰吏治獄平端也

三年春詔有司為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師古曰婚禮有納采問名之禮謂采擇其可娶者語在

莽傳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

家屬皆呂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服虔曰軺音輅立乘小車也併音步鼎反夏安漢

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

及學官如淳曰郊祀志曰已有官社未有官稷遂立官稷於官社之後臣瓚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呂夏禹而不立官稷至此始立官稷光武之後但有官社不立官稷師古曰淳瓚二說皆未盡也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為一處今更創置建於別所不相從也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

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張晏曰聚邑落名也師古曰聚小於鄉聚音才喻反序庠置孝經

此禮云自周表與子此禮云自周表與子

入里甲當差此禮云收事猶今編

此禮云收事猶今編

此禮云收事猶今編

師一人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  
督逐皆伏辜安漢公世子宇與帝外家衛氏有謀宇下獄死誅衛氏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已配天宗祀孝文已配上帝改殷紹嘉公  
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曰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  
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師古曰復音方曰反誠欲已防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全貞信及  
賤悼之人師古曰入十日賤七年曰悼死者老稱其昏暗也悼者未成爲人於其死時可哀悼也賤音莫報反刑罰所不加聖王之  
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搆怨傷化百姓  
苦之師古曰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已上七歲  
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張晏曰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卽  
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定著令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遣太僕王  
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賜九卿已下至  
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已上各有差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賜天下

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夏皇后見于高廟加安漢公號曰宰

衡應劭曰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采伊周之尊已加莽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安臨皆爲

列侯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應劭曰明堂所已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闔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入風四達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漏法七十二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已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廱者象璧園雍之已水象教化流行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獻祭置

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梁王立有罪自殺分京師置前輝光

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師古曰更改也及十二州

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冬大風吹長安

城東門屋瓦且盡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應劭曰禮五年禘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師古曰祫音洽諸侯王

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師古曰徵召也禮畢皆

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蓋聞帝王已德撫民其

此略云時諸侯王皆  
同編戶無足憚者然  
以十餘萬之眾意諸  
劉相結起事故陰  
置其所厚黨於王  
以斷喪公室者陰  
檢束之非教訓其  
人也

次親親呂相及也管堯睦九族舜惇敘之

師古曰虞書堯典云昔在帝堯克明峻德曰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各繇曰惇叙九族庶民庶翼言克能明峻德之士而任用之曰睦高祖玄孫之親迺朕曰

皇帝幼年且統國政

師古曰朕者太皇太后自稱也

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

兄弟吳頃楚元之後

師古曰吳頃謂高帝之兄仲也初為代王後廢為合陽侯而子濞封為吳王故追論仲為吳頃王頃讀曰傾

漢元至

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

師古曰糾謂禁察也或陷入刑罪教

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上

能厚於親屬則下皆化之起為仁行也論語傳聖人之言故為之傳也皆類此其為宗室自太上皇呂來族親各已

世氏郡國置宗師呂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已為宗

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已聞

晉灼曰宗伯宗正也師古曰郵行書舍也言為書曰付郵亭令送至宗伯也郵音尤常呂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義和

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師古曰為使辟雍者而典其事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

同符師古曰文王築靈臺周公成維也言與之符合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宣明德

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

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呂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

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呂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閏月立梁

孝王玄孫之耳孫音為王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九歲即

位即位五年壽十四師古曰漢注云帝春秋益壯呂母衛太后故怨不悅恭自知溢大赦天

下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呂禮斂加元服師古曰斂音力

疾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歸家得

嫁如孝文時故事師古曰媵妾謂從皇后俱來者媵之言送媵音食證反又音孕也每

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呂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

蠻亡思不服師古曰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於休

師古曰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於休

師古曰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於休

此略云出媵妾歸家  
得嫁者莽欲階此奪  
孝平皇后之志賴其  
女舅身凡奸人為一  
善事亦必為其私故  
可誅也

徵嘉應頌。嚴竝作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如淳曰不可復文飾也。

光帝紀第十二

漢書十二

